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二十四

夷一

東夷論高麗 上唐高宗

劉仁軌

論高麗買書利害 上宋哲宗

蘇軾

乞裁抑高麗人使 上哲宗

蘇轍

諫伐閩越 上漢武帝 補

淮南王安

南蠻論征安南五事 上仁宗

張方平

論諸地震言湖湘蠻獠 上仁宗

張方平

請罷五溪之征 上仁宗

劉敞

征蠻事宜 上神宗

蘇轍

西戎諫征犬戎

補祭公諫父

請和戎

補魏絳

請兵疏 上漢章帝

班超

置西域副校尉議 上安帝

班勇

征西羗疏 上安帝 補

馬融

請置敦煌校尉疏 上安帝 補

陳忠

論西戎 上唐憲宗

元稹

吐蕃諫襲吐蕃 上武后

陳子昂

論結吐蕃 上武后

郭元振

論絕吐蕃諸夷質子 上武后

薛登

論罷討吐蕃疏 上憲宗

杜佑

論吐谷渾 上武后

郭元振

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上德宗

陸贄

回鶻論不許党項讐復回鶻狀 上武宗

李德裕

論盟沒斯特勒等狀 上武宗

李德裕

請賜盟沒斯捨旗狀 上武宗

李德裕

論驅逐回鶻事宜狀 上武宗

李德裕

請賜劉沔詔

李德裕

殄滅回鶻事宜狀

李德裕

請錄李靖傳示劉沔討襲回鶻狀

李德裕

請先降使至党項屯集處狀

李德裕

論鹽州屯集党項狀

李德裕

討襲回鶻事宜狀

李德裕

回鶻事宜狀

李德裕

荆川先生右編卷二十四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日宣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夷一

論高麗

劉仁軌

唐高宗顯慶五年方州刺史劉仁軌上

臣蒙陛下曲垂天獎棄瑕錄用授之刺舉又加連率材輕職重憂責更深常思報效冀酬萬一智力淺短淹滯無成久在海外每從征役軍旅之事實有所聞

具狀封奏伏願詳察臣看見在兵募手脚沉重者多
勇健奮發者少兼有老弱衣服單寒唯望西歸無心
展效臣聞往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投募爭欲征行乃
有不用官物請自辦衣糧投名義征何因今日募兵
如此懦弱皆報臣云今日官府與往日不同人心又
別貞觀永徽年中東西征役身死王事者竝蒙勅使
弔祭追贈官職亦有道亡者官爵與其子弟從顯慶
五年以後征役身死更不借問往前渡遼海者卽得
一轉勲官從顯慶五年以後頻經渡海不被記錄州
縣發遣兵募人身少壯家有錢財叅逐官府者東西
藏避竝卽得脫無錢叅逐者雖是老弱推背卽來顯
慶五年破百濟勲及向平壤苦戰勲當時軍將號令
竝言與高官重賞百方購募無種不道泊到西岸唯
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勲州縣追呼求住不得公私困
弊不可言盡發海西之日已有自害逃走非獨海外
始逃又爲征役蒙授勲級將爲榮寵頻年征役惟取
勲官牽挽辛苦與白丁無別百姓不願征行特由於
此陛下再興兵馬平定百濟留兵鎮守經略高麗百
姓有如此議論若爲成就功業臣聞琴瑟不調改而
更張布政施化隨時取適自非重賞明罰何以成功

臣又聞見在兵募舊留鎮五年尚得支濟爾等始經一年何因如此單露竝報臣道發家來日唯遣作一年裝束自從離家已經二年在朝陽甕津又遣來去運糧涉海遭風多有漂失臣勘責見在兵募衣裳單露不堪度冬者給大軍還日所留衣裳且得一冬克事來年秋後更無準擬陛下若欲殄滅高麗不可棄百濟土地餘豐在北餘勇在南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相影響若無兵馬還成一國旣須鎮壓又置屯因事藉兵士同心同德兵士旣有此議不可膠柱因循須還其渡海官勲及平百濟向平壤功效

除此之外更相褒賞明勅慰勞以起兵募之心若依今日以前布置臣恐師老且疲無所成就臣又見晉代平吳史籍具載內有武帝張華外有羊祜杜預籌謀策畫經緯諮詢王濬之徒折衝萬里樓船戰艦已到石頭賈克王渾之輩猶欲斬張華以謝天下武帝報云平吳之計出自朕意張華同朕見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同乖亂如此平吳之後猶欲苦繩王濬賴武帝擁護始得保全不逢武帝聖明王濬不存首領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撫心長歎伏惟陛下旣得百濟欲取高麗須外內同心上下齊奮舉無遺策始可成功

百姓既有此議更宜改調臣恐是逆耳之事無人爲
陛下盡言自顧老病日侵殘生詎幾奄忽長逝銜恨
九泉所以披露肝膽昧死聞奏上深納其言又遣劉
仁願率兵渡海與舊鎮
兵交代仍授扶餘隆熊津都督遣以招輯其餘衆扶
餘勇者扶餘隆之弟也是時走在倭國以爲扶餘豐
之應故仁軌表言之於是仁軌浮海西還

論高麗買書利害

蘇軾

宋哲宗元祐八年端明殿學士左朝奉郎禮部尚書蘇軾上

臣伏見高麗人使每一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
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修飾亭館騷動行
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了無

絲毫之利而有五害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
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至差
借人馬什物攬撓行市修飾亭館民力倍有陪費此
二害也高麗所得賜予若不分遺契丹則契丹安肯
聽其來貢顯是借寇兵而資盜糧此三害也高麗名
爲慕義來朝其實爲利度其本心終必爲北虜用何
也虜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圖
畫山川形勢窺測虛實豈復有善意哉此四害也慶
曆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爲所之曲今乃
招來其與國使頻歲入貢其曲甚於塘泊幸今契丹

韓公亦
同此慮

恭順不敢生事萬一異日有桀黠之虜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臣心知此五害所以熙寧中通判杭州日因其餽送書中不稱本朝正朔卻退其物待其改書稱用年號然後受之仍催促進發不令住滯及近歲出知杭州却其所進金塔不爲奏聞及畫一處置緣路接待事件不令過當仍奏乞編配狡商猾僧并乞依祖宗編敕杭明州並不許發船往高麗違者徒二年沒入財貨克賞并乞刪除元豐二年九月內創立許舶客專擅附帶外夷入貢及商已上事竝蒙朝廷一一施行皆是臣素意欲

稍稍裁節其事庶幾漸次不來爲朝廷消久遠之害今旣備員禮曹乃是職事近者因見館伴中書舍人陳軒等申乞盡數差勒相國寺行鋪入館鋪設以待人使買賣不惟移市動衆奉小國之陪臣有損國體兼亦抑勒在京行鋪以資吏人廣行乞取弊害不小所以具申都省乞不施行其乖方作弊官吏竝不蒙都省略取問今來只因陳軒等不待申請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敕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稟都省送下禮部看詳臣謹按漢書東平王宇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當時大

前保機
阿骨打
此書愈
不著兵
何也
御覽字
通太平
冊府元

臣以爲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理不言今東平
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遺失而求諸書非
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
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
臣竒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
予詔從之臣竊以謂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
臣猶不得賜而况海外之裔夷契丹之與國乎臣聞
河北榷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
麗與契丹何異若高麗可與則榷場之法亦可廢兼
竊聞昔年高麗使乞示太平御覽先帝詔令館伴以

東平王故事爲詞却之近日復乞詔又以先帝遺旨
不與今歷代史冊府元龜及北史竊以謂前次本不
當與若便以爲例卽上乖先帝遺旨下與今來不賜
御覽聖旨異同深爲不便故申都省止是乞賜詳酌
指揮未爲過當便蒙行遣吏人上簿書罪臣竊爲無
罪可書雖上簿薄責至爲末事於臣又無絲毫之損
臣非爲此奏論所惜者無厭之虜事事曲從官吏惟
徇其意雖動衆害物不以爲罪稍有裁節之意便行
詰責今後無人敢逆其請使意得志滿其來愈數其
患愈深所以須至極論

貼黃

臣謹按春秋晉盟主也鄭小國也而晉之執政韓起欲買玉環於鄭商人子產終不與曰大國之求若無禮以節之是鄙我也又晉平使其臣范昭觀政於齊昭請齊景公之觴爲壽晏子不與又欲奏成周之樂太師不許昭歸謂晉侯曰齊未可伐也臣欲亂其禮而晏子知之欲亂其樂而太師知之今高麗使契丹之黨而我之陪臣也乃敢干朝廷求買違禁物傳寫鄭衛曲子譜褻慢甚矣安知非黠虜欲設此事以嘗探朝廷深淺難易乎而陳軒等事事爲請恐失其意臣竊惑之又據軒等語錄云高麗使言海商擅往契丹本國王捉送上國乞更賜約束恐不穩便而軒乃答之風迅不順飄過乃是與閩中狡商恐說詞理許令過界切緣私往北界條禁至重海內陪臣猶知遵稟而軒乃爲歸咎於風以薄其罪豈不乖戾倒置之甚乎臣忝備侍從事關利害不敢不奏

乞裁抑高麗人使

蘇轍

哲宗元祐間御史中丞蘇轍上

臣伏見高麗北接契丹南限滄海與中國壤地隔絕利害本不相及本朝初許入貢祖宗知其無益絕而

不通熙寧中羅拯始募海商誘令朝覲其意欲以招致遠夷爲太平粉飾及掎角契丹爲用兵援助而已然自其始通及今屢至其實何益於事徒使淮浙千里勞於供億京師百司疲於應奉而高麗之人所至游觀伺察虛實圖寫形勝陰爲契丹耳目或契丹常遣親信隱於高麗三節之中高麗密分賜予歸爲契丹幾半之奉朝廷勞費不貲而所獲如此深可惜也今其復至旣朝廷未欲遽絕謂當痛加裁損使無大饒益則其至必踈而我得其便矣切見近日已降朝旨自明州以來州郡待遇禮節率皆減舊而京師諸事未加裁定臣以謂朝廷交接四夷莫如遼夏之重而目前所以遇高麗者幾比二虜非獨於本朝事有不便儻使二國知之亦爲未允况高麗之於契丹大小相絕有君臣之別今館待之數出入之節或皆如一或更過厚其於事體實爲不便臣欲乞凡館待送遺并量加裁抑其人從出入卽依西北人使舊例其留住月日如汴水未通仍立定日限如此施行亦自不爲薄也

諫伐閩越

淮南王安

漢武帝建元元年閩越復興兵擊南越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

又爲興發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安上書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

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

者懷德天下懾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

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

之地劓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

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

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

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

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

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

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

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

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

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

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

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

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

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

前後反覆無非是說以中國委夷狄之意

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

蠻夷也且越人應越人相攻不可勝數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

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

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

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

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

入越地輿轎而踰領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

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

時嘔瀉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

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聞忌將兵

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

卒水居擊擢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者涕泣孤子號

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

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

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合以其愁苦

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

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

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

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

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

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彊能難邊

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言越人入寇之難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於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疢

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

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

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

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

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

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

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

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

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

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倦食糧乏絕

復說前意

此後說用兵不知遣使

應晚車奉饗

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丁壯從軍
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
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
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
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
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
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
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
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
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

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
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
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
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斯輿之
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
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
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
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
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
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

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尾。掉。之任也。

論征安南五事

張方平

仁宗時知諫院張方平上

臣觀蠻事可以計取。難以力爭。蓋交趾氣俗與諸蠻不類。諸蠻貴種姓。服從貴種。義不可奪。今交趾自國朝以來。已易四姓。皆由大校以權黨篡奪。乃是唐末藩鎮遺風。故其勢易爲翻動。切聞乾德尚幼。諸酋共事。而主三人。今年入寇。大獲金帛。子女各得所欲。蠻夷不義。唯利是貪。歸國爭功。豈能相下。如其三郡分授。三酋各爲主領。被之告命。使達蠻中。事縱不行。必生猜二。以至他日。其釁常在。多方以撓之。則功易舉矣。兵法曰。軍莫親於間。事莫密於間。非精知微密。不能用之間。之術神妙之道也。唯時會之難得。今實得其時。會惟陛下深念。所以可付之人。誠爲上策。

林邑國在交州南境本象林之地漢時列爲郡縣後有功曹區連者殺縣令自立爲王因別爲國歷江南六朝嘗羈屬之隋仁壽中擊破其國尋而自復至唐朝貢不絕國朝以來爲交趾所隔遂不復至然至晉宋歷代常侵寇交州南史以爲林邑素無土田貪日南地沃常欲略之故乘釁卽入日南九德諸郡輒留不去唐末亦是爲羣獠搖扇以陷交州爲中國患今揣能害交趾者爲林邑且林邑與交趾相去纔千里本共象州一州之地今桂州至邕州尚十四程則是林邑交趾之間比邕桂中間程途猶近意者募能使外國之人諭以討交趾事約之師期使自一面入會王師如能破交趾者以日南九德之地委之蠻夷貪重利必自爲力亦伐國一奇也

切見南安後軍見在本府待師期所領南京一將外又涇原秦隴之兵約二千五百騎聞約取七月到本府正是六七月間在路到此又便南行夏秋盛熱比至桂州已行萬里臣前已陳蠻界山林崖壑之險不通人行馬實難用頃年儂賊作亂狄青破之聞在邕州西北適近山陂地勢寬平馬得施力故當時破賊馬軍之力爲多今日行軍深入蠻地事與儂賊不同

儂賊溪峒一首領入我郡縣之間止是劇盜擊破卽
糜爛矣今交趾自是一國竊有土宇恃其險遠主客
勢殊秦渭馬軍弓箭手本備羗戎皆是捍邊銳兵勁
騎有到京師猶謂不服水土輒生疾病而乃驅之瘴
霧沮洳之中巉巖嶮惡之地水多沙毒草無藁秸進
又不可以馳突決勝其能還者無幾矣况西北戎虜
睢盱顧望如聞王師遠出邊騎多行忽起風塵來犯
亭障東西往還萬里莫相赴應又不比海隅之失備
矣凡言國家大事必曰軍馬軍馬者戎事之本不可
忽也今邊塞簡選一銳士調習一壯馬甚不易得盡
心於國者方知之爾所有昨召邊要將官及騎兵願
各遣還本道使荆湖多募丁壯蒐補諸州土軍其將
士諳識山川地利其騎亦只用南馬格式雖下筋力
自壯慣行隘險安其水草使與中國之人相先後勢
之便者也且使戎虜知朝廷之力一方有警邊備晏
然不爲動也

伏見南安招討司期留請兵以八月中旬悉至潭州
潭州去桂州十四程切聞嶺外嵐瘴八月九月尤甚
謂之黃茅瘴草黃時瘴氣方盛十月已後氣候始肅
湖南饑荒糧草難致久留就食實費供輸若使引行

觸冒瘴毒士馬未用恐多病疫若展一月期會可省
一月芻糧湖湘之民大寬事力比至其時新穀已熟
暮秋湖外風土調適免致人騎枉有傷損國計軍行
兩爲便利
本朝祖宗有邊防大事亦嘗採羣議今安南之舉興
師十萬萬里討伐涉危度險利害甚多然聖志先定
國論已協伏願特降璽書內外近職之臣各令獻策
以示博訪之道使四方知陛下重謹之意三軍知陛
下憂軫之懷觀其臧否亦以見羣臣之才識愚者千
慮尚須有得採擇所長不爲無補也

論諸路地震言湖湘蠻獠

仁宗時上

張方平

臣伏見諸路地震自荆湖川峽山東河北陝西至于
嶺表相繼未止比者忻州地震之後兵難及今適當
此際登萊山崖摧圯災異所示恐不徒然歷考前志
之言蓋地主陰陰者臣道也民也夷狄也推之今日
凡任內外之重卽無權強之臣則今事之可憂者外
備蠻夷而內撫民爾西北二虜朝廷以爲大患故於
守禦素爲用心至如湖湘之間蠻獠作梗一方塗炭
七年未解近日衝突稍及嶺外如或不卽平殄事亦

不可輕忽而又南海交趾氣燄漸張路接邕容頗連
溪峒南方之事理須經略昔唐室之盛屢有中原之
難蕃戎再入京城而王室尋復寧定至懿宗時安南
都護李瑒失於撫御蠻寇侵擾遂致用兵度支困於
饋食方鎮疲於更戍因而有徐州龐勛倒戈之變天
下緣此以致危亂則知事常起於細微禍常成於所
忽也至如京東西兩路中國根幹畿甸屏蔽緩急所
資常須安靜以鎮天下然每患寇賊淵藪其中所幸
歲得豐穰必不大至連結若因之以邊警加之以饑
饉法不勝於姦宄亂必始於鄉閭何以言之自慶曆

初遣朝臣分往京東西路等招刺強壯弓手宣毅軍
俄又聽其傭人自代於時臣知諫院固爭此事朝議
已行不爲停罷今民力所以大困國用所以一空蓋
由此一舉之失也其諸州宣毅悉聚游惰不逞之民
非有材力技勇之所程選也後緣光化軍賊竊發朝
廷條約失體姑息過當如養驕子轉生怨懟臣比在
審刑諸州奏到宣毅兵士文案無月不有大則謀官
吏劫倉庫小則謀欲劫民戶入山林多至三五十人
少亦一二十數以告賞之科重故有謀輒被告發間
雖教閱乃同兒戲無益軍器坐竭官私不征不役居

惟念亂脫乘釁間必有應響之勢此其亂階一也初定強壯已屢經教閱槍刀弓弩各常學習及後招刺之時既聽傭人克代而其強壯本身竝無身力例各不劭農業遂樂惰游攪擾里閭侵凌細弱趨坑冶以逐末販鹽茶而冒禁僮緣凶歎構扇流民結爲盜賊必先此類唐之黃巢由此起者此其亂階二也又京東西之民多信妖術凡小村落輒立神祠蚩蚩之民惑於禍福往往奔湊相從聚散遞相蔽匿官不得知惟知畏神不復憚法寢使滋蔓恐益成俗漢中平元年黃巾賊天下同日起凡三十六萬衆各有部帥由積妖而成也晉盧循輩乃歷代常有此事此其亂階三也所謂地震之異儻在民與蠻夷此其最可慮者潭州劉夔清素士也恐非應務之才邕桂長吏尤宜推擇才略宣毅冗兵漸謀淘汰之術民之先在強壯籍者其干法冒禁謂須別立峻防頗聞民間猶多當時所教兵仗亦合嚴降約束收納入官村落神堂令所在毀拆密加察捕民之習妖者此亦思患預防之大略伏冀采納施行

請罷五溪之征

劉敞

仁宗嘉祐元年知制誥劉敞上

臣聞舜爲天子禹爲司空伯益贊之君臣之盛自古未有也以伐三苗曾不能得咫尺之地因班師振旅而歸晉卻缺率諸侯之師八百餘乘挾公子捷菑以攻邾婁斥候不設城門不閉以韋帛通語言諸侯皆罷故曰非吾力不能攻義實不爾克也此二者皆不可謂善戰矣然舜禹不以其故貶聖伯益卻缺不以其故損賢理有逆順義有曲直也今五溪諸彭父子結怨而邊臣輕發爲子討父得非春秋王霸之略乎臣以謂過矣智者欲騁其巧勇者欲用其力矯箭累弦勵劔負戟以深入爲事甚非治天下之大體臣聞古者三王之征伐不貢討不朝今彭氏父子所以爭一旦之命者乃自以失職不得朝貢也臣以謂可聽以休邊民此舜禹之策益卻之義所以明於典謨春秋也往年歲星在鶉尾則宜厚仁義以應之而始誅五溪逆父子之節難以得天今盛夏動衆下潦上霧多毒蛇惡草之害難以得地天地之道者自古五帝三王之所以務通而順也雖有聖辯莫之能變其說而况縱欲貪功徼一時之勝者乎恐此爲人臣之利而非國家之福也臣願朝廷謹之

征蠻事宜

蘇轍

臣聞兵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憂深而思遠
知天知地勝乃可全地者遠近險易廣狹也彼蠻之
舉事非謂其衆可以抗王師非謂其智謀可以勝中
國而敢爲暴害至是者負山海之險林藪之深可以
出爲寇患可以入與戰鬪乘其無備因而得逞傳聞
蠻界其崖壑深阻處篁叢林薄不通人行人有操持
器仗者縱不得回轉頃年貢象海路略容象行謂之
象路象過尋復翁塞蠻行如鳥獸奔竄山藪間自知
其路外人不得而入也今業已失備致寇蠻又悉衆
而歸王師出征是行天討非救急之兵也救急則欲
速要之致誅而已不計事功之緩當圖全勝之策今
興師十萬日費千金銳士不可久於瘴鄉驍騎不能
馳於鳥徑營柵無所立糧道不能通長兵無所施利
器無所用財殫力屈徒沮國威先有自困之形未見
必舉之勢何也若士馬而得用則螻蟻之衆何足平
若十馬而不得用則羆虎之力無所展儻今東蠻未
撲滅則來春兵須抽退更圖後舉臣切難之臣識闇
志衰安知軍旅之事但以古今方策亦足比測事宜
向者嶺南有萬兵蠻何敢輕入切謂今來弔伐兵在

於精不在於衆可以計取難以力爭况淮浙江湖公
私罄匱人至相食豈有積蓄計置芻糧若令諸軍且
駐襄鄧將佐僚吏省去冗員隨行廂軍量宜役使自
餘浮食一切勒回以寬轉輸省齎送國財民力實爲
大計襄鄧間比年豐稔倉廩克實軍留就食足支歲
月士飽馬肥暮秋引發乘銳誅賊軍氣自振後無艱
乏方可圖功

諫征犬戎

祭公謀父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
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

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
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
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務利
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
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
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
纂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
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以
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
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

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兵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應有力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請和戎

魏絳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

陡出此句此文與漢書霍光傳太后日止同

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
 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
 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困熊髡龍圍而用寒浞寒浞
 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
 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
 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
 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
 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
 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
 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
 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
 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
 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啟
 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
 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
 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
 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
 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
 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
 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

此經世之略

兵不頓四也鑿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近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請兵疏

班超

漢章帝建初五年軍司馬班超上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

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一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勲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

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跪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

置西域副校尉議

班勇

漢安帝元初六年軍司馬班勇上

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兼總百蠻賦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羗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

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况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膽北杆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

置副校尉於車師旣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母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虜執

必弱則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為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必北屬夷虜并加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

征西羌疏

馬融

漢安帝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往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乃上疏乞自劾

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

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
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
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
廝養爲衆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
一城言攻於西而羗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
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陳星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
爲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
備一方

論置敦煌校尉疏

陳忠

安帝時尚書陳忠上

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
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
臣浮河絕漢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
北財幣糜於廬山之壑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筭至舟
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
隔絕南羗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持
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
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
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
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執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

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執益殖威臨南羗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旣危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人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誠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

論西戎

元 稹

唐憲宗元和 中左拾遺 元稹表奏

臣蒙恩顧問竊見陛下患戎之意深矣自貞元以來國家所以甘億兆之費於塞下蓋以犬戎有侵軼之患而邊人思守禦之利也然而河湟之地日削田萊之業日空塞下之人日亡戎狄之心日熾若此非他不得備之之術也且臣聞之君之命帥帥之命將將之使卒猶心之使臂臂之使指然後敵可擒而軍可制也今之屯戍者則不然衆其城堡異其師長獲一馬則圖功虜一戎則告捷至於屠縣道掠萬人則曰力弱不足以應敵援寡不足以摧凶苟謹閑繕完不失其守者則朝廷議賞之不給又孰肯摧鋒刃冒殊

死而出入於係虜哉此又非他衆分力散而責師之刑無所加也而又加之以爲農者不教戰屯聚者不兼農寇至則卒伍被甲而乘城野人空拳以應敵此又耕戰之術不修而屯聚之方太逸也今夫邠岐汧隴之地皆后稷公劉之所理也土宜植物人務稼穡陛下誠能使本道節制廣於荒隙大建屯田塞下諸軍除使令守防之外一切出之於野限人名田復其租入然後因其阡陌制之閭井因其卒伍樹之師長固其塍塹以備不虞犬戎適至則有連阡接畛之兵戎騎纔歸則復耰鋤穫耨之事若此則曩時之聚食者盡歸之於服勤之農矣前此之係虜者盡化爲守禦之兵矣三五年間塞下有相因之粟邊人無侵軼之虞陛下又董之以良帥威之以必刑則彼瑣瑣之戎陛下將署其君長征其牛羊奴虜以擒之可也螻蟻以攘之可也又何必詢王恢使蘇武用晁錯訪婁敬而後復河湟稱卽敘哉此備戎之大略也方今猶有急於此者臣敢冒昧殊死而言之臣聞善奕棋者將劫其棋必固其羸是以敵可殺而地不危今庸蜀有犬吠之驚南蠻絕貢誠之路陛下又輟邊將以統問罪之師脫或蜂蠆相完尚稽天討兵連不解綿夏

涉秋則犬戎乘釁啓心之日也陛下其圖之臣無任
懇款憂邊之至

諫襲吐蕃

陳子昂

唐武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剪生羌因以襲吐蕃麟臺正字陳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

臣聞亂生必由于怨雅州羗未嘗一日爲盜今無罪
蒙戮怨必甚怨甚則蜂駭且亡而邊邑連兵守備不
解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羗一驗也吐蕃
曾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
衆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劉審禮舉十八萬衆

困青海身執賊廷關隴爲空今乃欲建李處一爲上
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爲賊笑二驗也夫事
有求利而得害者昔蜀與中國不通秦以金牛美女
啖蜀侯侯使五丁力士棧褒斜鑿通谷迎秦之饋秦
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蕃愛蜀富思盜之矣
徒以障隧隘絕頓餓喙不得噬今撤山羌開阪險使
賊得收奔亡以攻邊是除道待賊舉蜀以遺之四驗
也蜀爲西南一都會國之寶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
下可濟中國今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羗地不足
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

五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姦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貞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爲盛軍師趣轉餉以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崇貞姦賊已鉅萬今得非有姦臣圖利復以生羌爲資六驗也蜀士尪孱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若西戎不卽破滅臣見蜀之邊垂且不守而爲羌夷所暴七驗也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䟽勒天下以爲務仁不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古三皇事今徇貪夫之議誅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諭方山東饑關隴敝人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情今復舉輿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據安念危值利思害願陛下審計之

論結吐蕃

郭元振

武后時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被十姓之地乃以郭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䟽

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啜耳今

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
 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
 若直遏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
 望勿絕而惡不得萌固當取捨審也夫患在外者十
 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
 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耶
 善為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
 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
 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為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
 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
 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彊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
 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
 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
 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
 國意非制御之筭后從之又言吐蕃倦徭戍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欽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

論絕吐蕃諸夷質子

薛登

武后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并為邊害左補闕薛登諫

臣聞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
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室京師
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
子短昔晉郭欽江統以夷狄處中夏必爲變武帝不
納卒有永嘉之亂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徃因入侍并
被獎遇官戎秩步鬻門服改擅屬語習楚夏窺圖史
成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狐恩
患必在後昔申公奔晉使子狐麴爲吳行人教吳戰
陣使之叛楚漢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卒以劉石作難
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頓之盛
乘中國之虛而高祖困厄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
以其生長磧漠謂穹廬賢於城郭擅麗美於章紱旣
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元海五部散
亡之餘而能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
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肉徙不過劫邊人繒綵麩
蘖歸陰山而已今皇風所覃含識革面方由余效忠
日殫盡節然臣慮備豫不謹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
非貽謀之道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絕先在國者
不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爭

武后不納

論罷討吐蕃疏

杜佑

唐憲宗元初中司徒杜佑上

昔周宣中興獫狁爲害追之太原及境而止不欲弊
中國怒遠夷也秦恃兵力北拒匈奴西逐諸羌結怨
階亂實生謫戍蓋聖王之治天下惟欲綏靜生人西
至于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存聲教豈疲內而
事外邪昔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震西
域宣帝議加爵土蕭望之獨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
可爲法恐後奉使者爲國家生事夷狄北突厥默啜
寇害中國開元初郝靈佺捕斬之自謂功莫與二宋
璟慮邊臣由此邀功但授郎將而已由是訖開元之
盛不復議邊中國遂安此成敗鑒戒之不遠也党項
小蕃與中國雜處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歛
求繇役遂致叛亾與北狄西戎相誘盜邊傳曰遠人
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
爲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略也今戎醜方疆邊
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使之完輯禁絕誅求示以信
誠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革其姦謀何必亟
興師役坐取勞費哉

論吐谷渾

郭元振

武后聖曆三年拜諾曷宣超左豹韜負外大
將軍襲故可汗號餘部請涼甘肅瓜沙等州

石經 卷之二十四
降宰相張錫與右武衛大將軍唐休璟議徙其人於秦隴豐靈間令不得叛去涼州都督郭元振上言

吐谷渾近秦隴則與監牧雜處置豐靈又邇默啜假在諸華亦不遽移其性也前日王孝傑自河源軍徙耽爾乙旬貴置靈州旣其叛乃入牧坊掠羣馬癡夷州縣是則遷中土無益之成驗往素和貴叛去於我無損但失吐谷渾數十部豈與旬貴比耶今降虜非疆服皆突矢刃棄吐蕃而來宜常循其情爲之制也當甘肅瓜沙降者卽其所置之因所投而居則情易安礫數州則勢自分順其情分其勢不擾於人可謂善奪戎心者也歲遣鎮遏使者與宣超兄弟撫護之無令相侵奪生業固矣有如叛去無損中國

詔可

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陸贊

唐德宗興元間翰林學士陸贊上

右欽湊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尅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土馬強盛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退歸甚失在擬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

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孱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彼吐蕃者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耻威之不容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來近事准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寢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噴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矯多端於斯可驗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總戎在邊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徠逗留持疑竟不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遽至猖狂頗亦曲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剋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旣姦且驕曷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戡亂

嘉彼効誠唯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軍
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
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
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
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
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怠我之師堅寇
之衆戎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以
此靖國適資其亂耳抑昨蕃戎未退臣又竊有遯憂
流聞結贊好謀恐其潛蓄奸計儻或幸朝廷播越之
際乘賊泚窮蹙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邑耀兵牧馬
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峙誘脅之勢俱納
贈遺之資旁觀戰爭坐乘衰敝如此則王師不得伐
叛烝黎不得寧居賊必耗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
無孑遺千里丘墟得將安用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
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晝驚夕惕者慮其意
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魂神降之災覩機若暝遘厲
自遁實昊穹悔禍之應列聖垂祐之期廓清妖氛慶
必非遠何以知其然也且賊泚之亂始於暴兵因征
役之繁興乘衛禁之闕備誘扇羣慝遂謀大姦逆天
僭君躬肆攻逼凡有血氣皆知惋嗟矧伊忠良孰不

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加以聖德日新改過不吝
布革弊之詔弘恤隱之懷天下黎元翕然遷善易心
改觀厭亂思安和風旣揚昏侵自斂蠢茲狂悖久合
殲夷頃屬懷光昏迷緩師養寇吐蕃干撓生事惑人
故使義士無施厲階猶梗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
避封疆形勢旣分腹背無患城戍諸帥才力得伸又
各士馬非多資糧向竭若不降賊卽須建功此輩寵
任已崇貴位已極建功則寵增而位固降賊則名辱
而身危况賊之兇愚滅亡可必賊之孤劣翦撲非難
孰肯捨固而就危違寵而從辱棄垂成之業臣將滅
之虜哉旣牽於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單乏之
急勢難久居勢理相驅安能無戰渾瑊統戴休顏韓
遊環乘其西北李晟率駱元光尚可孤攻其東南同
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陛下慎於撫接以奮起忠勇
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
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

論不許党項讎復回鶻狀

李德裕

唐武宗會昌三年上命宰相李德裕草詔令
幽州鎮乘秋早平回鶻至是德裕上

右臣等雖不習兵鈴昧於邊事然酌其物理情實可
知伏希聖慈特賜詳覽比者陛下常慮回鶻國中離

散未是實情今據我阿泥伊難珠合等書云此間更無活處卽是實耗又回鶻安孝順云赤心宰相問漢國中看你回鶻好無足知依倚大國意甚懃懇今若許田牟狗党項貪利之心不自量力犯必死之慮絕歸款之誠事捷亦損耗甲兵大虧恩信不成則永爲邊患取笑四夷况窮鳥入懷尚須矜憫遠人慕義曾未犯邊自六月至今未嘗捉烽戍一人奪党項一物披誠款塞望闕哀鳴昨者所獻表章詞懇意順棄而不納先務誅夷此不可一也若回鶻國中無釁種落皆安噍沒斯叛逆而來卽須拒絕可汗旣自失國牙帳已無携挈傷殘寄命他所噍沒斯等迫於饑困各欲求生田牟執稱背國亡命是去年爲惡徒黨都似與德彛雪屈爲党項報讎察其用情殊非體國此不可二也漢宣帝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對曰宜遣使吊問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其後南單于果是臣服六十年邊境無事今縱不能扶其微弱豈宜因此幸災此不可三也伏望具詔太原振武排比騎兵於邊上嚴防侵軼待犯國家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若只於党項退渾小有劫奪任部落自相仇報

未可助以甲兵常令大信不渝懷柔得所彼雖戎狄必合感恩待張賈使回足知情實仍望詔田牟不得擅出詭計妄邀竒功兼詔仲武不得納將吏惑詞爲國生事如蒙允許伏望付翰林約此意處分

論盟沒斯特勒等狀

李德裕

唐武宗會昌三年上

右自回鶻近邊人情疑恐聖德所感威懷克宣果得盟沒斯望闕歸心率徒効命必在優賞昭示四方使戎狄遠聞皆感恩信望降中使宣慰盟沒斯特勒及王等并多攬將軍共七人望各內賜錦綵銀器其盟沒斯下兵馬望賜米五千石度支給絹三千疋以戶部物充度支速差綱般送仍許不散部落待委知事情續議制

請賜盟沒斯槍旗狀

李德裕

右盟沒斯旣加軍號甚壯邊城錫以牙旗尤彰寵異臣等商量望依神策諸城鎮使例賜以旗兩口豹尾兩對器仗并刀一副令中使押領宣賜如以中使行速齋持稍難其槍旗令於太原節度使下揀新好者充賜亦穩便謹錄奏聞

論盟沒斯家口等狀

李德裕

右盟沒斯既加軍號請留家口在太原安置與諸弟等苦處先登者臣等商量盟沒斯赤誠向闕極力捍邊請遣宗族盡歸內地非惟絕其顧望足以堅彼鬪心望詔劉沔義忠於雲朔等州揀一空閑城壘兼與隨事造土屋其盟沒斯及愛耶勿宰相等家口等卽與別造壯淨屋宇安置其應歸漢家口等大口每月給米三斗充糧食委度支供軍使逐月支給仍委劉沔差漢兵勾當防援不得令側近部落侵擾

論驅逐回鶻事宜狀

李德裕

武宗會昌三年上

右臣等累日商量且如八月九日處分太原三道各嚴兵守備更令劉沔遣使告諭待至來春回鶻人馬羸困之時計會驅逐則漢兵免冒寒苦易爲施力臣等思慮量爲得計若如此可行卽幽州兵馬望且令於本界屯集待候處分入太原界後卽須供出界糧未有用處日費殊廣恐度支物力供饋不辦若慮冰合後回鶻更有馳突事當及早驅逐卽須速爲計會至十月已後寒凍轉甚恐施力不得須便三五日內方及事機又緣太原步兵鈍弱素爲河朔所輕兼本道奏事官孫察孫儁自稱太原兵敵回鶻不得卽須

於河朔側近別徵兵滿取萬人方可濟事須令一兩
月內便見成功如此卽免費資財得早安邊境伏以
自兩漢每四夷有事必令公卿集議蓋以國之大事
最在戎機元和中征討王承宗李師道長慶中征討
李齊並令集議况聞向外議論不一互有異同若不
一度遍詢羣情終爲閑詞所撓望令公卿集議兩日
內聞奏所冀博盡羣議厭服衆心未審

請賜劉沔詔

李德裕

右訪聞劉沔頗練兵機惟臨機決策不免遲疑兵書
云用兵只聞拙速不聞巧遲深恐過爲慎重漸失事
機望賜劉沔詔比緣回鶻未爲擾侵且務綏懷今旣
殺僂邊人驅劫牛馬頻已有詔速令驅除自度便宜
臨機應變不得過懷疑慮皆待指揮朝廷旣假以使
名令爲諸軍節制邊境之事皆以責成向後或要移
營進軍一切自取機便不必皆候進止未審

殄滅回鶻事宜狀

李德裕

右臣等商量回鶻衰殘取之在速一切須令三月已
前事了陛下若欲早見功效須激勸人心自古用兵
皆懸賞格以此誓衆人必輕生今因景度等往幽州
太原振武望三道各賜勅書如兵馬使已下大將取

得可汗便授金吾小將軍及大郡刺史賞錢一萬貫如取得宰相便授兼御史大夫賞錢五千貫若是小將軍長行取得白身授兼御史中丞賞並准此今可汗與宰相只有四人直依此酬賞只用二萬五千貫文比一月供軍所費五分之一如此卽得慕義知勸黠虜無逃伏望出自宸衷早賜明勅處分未審

請錄李靖傳示劉沔討襲回鶻狀 李德裕

貞觀三年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爲定州道行軍總管率驃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頡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掩至於是大懼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可汗僅以身遁頡利可汗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猶豫其年二月太宗遣鴻臚唐儉將軍安修仁慰之靖揣知其意謂副將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遂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弭兵自別道襲之公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率師進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至靖兵將逼牙帳十五

里虜始覺頡利畏威先走部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頡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之以獻右臣等伏見李靖再破頡利可汗方始擒得望付翰林錄李靖傳詔示劉沔曉諭云比者未取却公主與回鶻接戰朝廷力稍不及舍之卽易今旣取却公主又與回鶻接戰卽須翦除令盡不得遺生後患兼令揀退渾沙陀共三千騎從排比兼曬取三千人十日乾糧及乾蒸餅聞塞上五百錢買得一頭牛亦令約人數曬取牛肉乾脯且如此排比待景度幽州使回令劉沔專差信實軍將至景度數探問事情如仲武便肯出軍討回襲卽須且讓仲武不得爭功如仲武不出詞言悠慢未有去思卽須及塞草未青虜馬羸弱便令蕃軍掩襲必見成功其李靖傳事謹連奏上伏希聖明採納

請先降使至党項屯集處狀

李德裕

右伏以前代代叛皆須先諭文誥儻未柔服則當臨以兵威古人云明其有罪敵乃可服緣党項自麟府鄜坊至于太原徧居河曲種落實蕃其間皆有善良豈敢盡爲暴害况北有殘虜西有犬戎使其貳心終成邊隙切要存以大信示以優恩撫納不悛後加顯

戮便須擒盡首惡永絕禍根如此則朝廷誅之有名
彼亦無怨臣等商量望差給舍一人令邊鎮出兵護
送且至叱利鎮城下密召酋長喻以國恩問其屯兵
事由有何冤屈既命親王爲帥又有巡院監察只合
詣闕伸冤豈可便興師旅殘毀城戍焚蕪村閭百姓
何辜受此塗炭其首謀背叛及打破邠寧鹽州界城
堡罪人並須分別送出仍須是本族酋長不特是族
內平人善惡旣分邊境寧靜卽且爲容忍待之如初
若不送罪人猶敢嘯聚必當大兵誅討他日不得有
詞如蒙允許臣等續揀擇使臣聞奏仍望付翰林約
此意撰勅書未審

論鹽州屯集党項狀

李德裕

右党項久爲劫盜須示嚴刑比者且務含容猶可待
之恩信今者自知惡稔朝廷將欲翦除必恐轉不自
安更懷奸計出師則鳥散山谷抽兵則蟻聚塞垣日
徃月來漸成邊患望賜王釗士幹詔及其屯集未散
速令攻討如已退散則須乘此兵力驅出南山其打
破城堡及於叱利鎮屯集者卽且驅出令於平夏放
牧不得更固山險切須分別詳審不得枉及無辜務
令邊寨永清商旅無滯冀因此舉盡獲叛徒未審

討襲回鶻事宜狀

李德裕

右臣頻奉聖旨緣回鶻漸逼把頭烽早須討襲兼如何取得公主者臣久經思慮非不精詳回鶻皆騎兵長於野戰若在積鹵難與交鋒雖良將勁卒無以制勝臣比聞戎虜不解攻城則知除馬上馳突其他並不慣習臣料必無遊奕伏道又未會斫營儻令石雄以義武馬軍一千騎兼揀退渾一千騎精選步卒以爲羽翼銜枚夜襲必易成功臣夙夜籌度無出此計如以爲允伏望各賜密詔處分臣狀伏望留中不出

回鶻事宜狀

李德裕

右自劉稹平後臣久欲奏聞請降識事情中使宣諭仲武令早滅却殘虜兼探仲武見劉稹平後有何言說兩度緣延英論事較多未及陳奏昨日奏事官論博言到傳仲武語與臣近稍得回鶻消息人心頗有離異緣可汗欲得投安西其部落百姓皆云骨肉盡在向南願投國家又云與室韋已不得所據此時勢卽合歸降不然自相破滅伏望因此機便特降供奉官有才識者充使兼賜仲武詔諭以劉稹已平天下無事唯殘虜未滅常繫聖心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合爲國家了却殘虜成此功業令超於鎮魏朝廷酬

右編 卷之二十四
報必極優崇料仲武前美兩道立功皆加寵位又知
朝廷內無寇孽足得捍邊仲武是見機之人必思自
効令取歲內百計招降兼示以優待可汗必令得所
緣國家與回鶻久為敵國結怨已深雖近方戢兵終
須早有經略且令招誘最為得宜臣謹密狀聞奏此
狀望留中不出

荆川先生右編卷二十四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二十五

夷二

西論元昊僭命 上宋仁宗

韓琦

論斬西夏之使 上仁宗

富弼

乞嚴邊城實關內 上仁宗

范仲淹

論夏賊未宜進討 上仁宗

范仲淹

論攻攻守二策

范仲淹

議築城據險 上仁宗

范仲淹

議分兵迭出 上仁宗

范仲淹

論廟筭三事 上仁宗

歐陽脩

論邊機軍政所擬十事 上仁宗

張亢

論仲淹答元昊書 上仁宗

孫沔

論待西使不可太過 上仁宗

富弼

論廷議元昊通和事 上仁宗

歐陽脩

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

上仁宗

歐陽脩

論西賊議和利害 上仁宗

歐陽脩

論元昊請和不可許而大可防

上仁宗

范仲淹

論元昊所上誓書 上仁宗

富弼

論契丹請絕元昊進貢事

上仁宗

丁度

論契丹請絕元昊貢獻事

上仁宗

余靖

論早冊元昊 上仁宗

余靖

論西北議和有大憂大利

上仁宗

韓琦

論西邊可攻四事 上英宗

歐陽脩

乞留意邊事 上英宗

司馬光

答詔問西事

上哲宗

范純仁

答詔問西事

上哲宗

呂大防

論禦戎之要

上哲宗

范育

論討瀘夷調兵之害

上仁宗

文彥博

論擒鬼章

上哲宗

蘇軾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

上哲宗

蘇軾

請勸文州夷

上孝宗

范成大

荆川先生右編卷二十五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日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夷二

論元昊僭命

韓琦

宋仁宗寶元元年年右司諫韓琦上奏

臣伏聞元昊狂謀僭命朝貢不脩輕犯天謀人神共忿陛下雖寬詒厚澤姑務懷柔其如逆狀已然必為邊患今獻策陳事者大抵不過欲朝廷選擇將帥訓

習士卒脩利戈甲營葺城隍廣蓄資糧以待黠羌之
可勝此乃安邊扞寇之切務也然而凡人之慮皆能
及之臣切謂此特外憂而已雖漢唐全盛之際豈能
使四夷常自竄伏而保不爲盜哉若乃綱紀不立忠
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無常務
宴安之逸游縱宮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
之僥倖此臣所謂內患也且四夷內窺中國必觀釁
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內患臣今爲陛下計莫若
先治內患以去外憂內患旣平外憂自息譬若木之
有本未有本固而枝葉不盛者也臣欲望陛下深惟
祖宗所謂內患者盡革而去之則陛下威德遠暢外
夷高視於漢唐之上元昊小醜孰能爲國家之患哉
如外憂已兆內患更滋臣恐國家之慮非只元昊一
凶而已臣切爲陛下憂之臣猥備諫員不敢循默言
涉狂直惟陛下憐其納忠貸其萬死

論斬西夏之使

富弼

宋仁宗寶元二年直集賢院富弼上

伏聞元昊遣使全擬虜庭部伍甚雄辭禮俱亢觀其
勇悍難制強辨自高若非使者請行卽是元昊選差
取其籌畫推爲腹心必謂不敢加誅得以恣行彊暴

以能揣敵情爲有智以不辱君命爲得賢我若察其所叛之謀知其所求之意存之則元昊遂其志誅之則元昊喪其魄所宜始至之日盡斬都市事出不意乖其本謀卽時宣聞遂行削奪或命將致討或發兵備邊上則可以示大邦不測之威下則可以杜小人好亂之漸豈不懸哉戎人心懾而失圖戰士必爲之增氣而反遠從境上召至都下資其貿易待以雍容重幣遣還優辭慰恤意者豈非與其四心易慮而伏義向化乎夫朝廷結以恩信幾四十年尚無懷感之意終至反常之禍豈茲姑息遂可悛移且以放還謂之懷柔邪則元昊悖逆之性何懷柔之肯馴謂之矜恕耶則元昊僭竊之罪何矜恕之可忍謂之他計率無可觀只是執事者巽懦自居優游不斷殺之恐其急擊囚之恐其有辭遂至放還優示寬貸向若未能加戮只宜境上交回使其不測淺深猶可謂之良策召而復遣理有何長乃是大國之謀悉爲小戎所料遂其所以能揣敵情之智成其所以不辱君命之賢况當時調發正當輦運相屬道路雜沓民口沸騰使之往來盡得聞見謀事若此取侮之道也臣嘗觀前史見隗囂遣將高峻據高平光武使寇恂往降之峻

此等事
豈仁宗
所辦

命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立斬之峻即日降諸將
曰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曰文者峻之腹心今者辭
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
膽是以降耳又唐太宗初即位突厥入寇直至涇州
突厥遣其腹心執矢思力入朝為覘自張形勢云百
萬之兵今且至矣乃請反命帝謂之曰我先戮爾蕭
瑀封德彞請禮遣之帝曰不然今若放還當謂我懼
遂縛思力囚於門下勒兵欲戰突厥懼遂請和伏惟
陛下觀寇恂唐太宗之所為復思今日元昊殊不悔
過則當誅其來使果是邪非邪機會一失不可復得

臣深念此痛惜萬萬也若事皆此類禍未可知

乞嚴邊城實關內

范仲淹

仁宗康定元年陝西都轉運使范仲淹上

臣聞兵家之用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攻
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三二
分若吳賊知我虛實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
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
貢賦沿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為今
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
乘西則邠州鳳翔為環慶儀渭之聲援北則同州河

右編 卷之二十五
中府阨廊延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爲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售二三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切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緣大軍之行糧車甲乘動彌百里虜騎輕捷邀擊前後乘風揚沙一日數戰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况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保難制之勝臣以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旣委之以兵又與之賦稅而不求速効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責觀變乘勝如李牧之守邊可以善破虜矣惟陛下深計而緩圖之

論夏賊未宜進討

范仲淹

仁宗慶曆元年仲淹爲陝西安撫知延州上

臣聞昨賊界投來山遇嘗在西界掌兵言其精兵纔及八萬餘皆老弱不任戰鬥始賊衆深入蓋爲官軍以分地自守旣不能獨禦賊鋒又不能併力掩殺彼得其便繼爲邊患在虜劫生口牛羊亦不曾追奪故安然往來如蹈無人之境今延州東路合隄防之處已令朱吉與東路巡檢駐軍延安寨其西路亦委王信張建侯狄青黃世寧在保安軍每日訓練及令西路巡檢劉政在德青寨張宗武在政縣密令分布兵馬候賊奔衝放令入界會合掩擊令數路並入且併衆力禦敵或破得一處卽便邀擊別路其環慶路已遣通判馬端往報總管司令一如鄜延路設備如此則可以乘勝而破賊也今須令正月內起兵則軍馬糧草動踰萬計入山川險阻之地塞外雨雪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衆况鄜延路已有會合次第不患賊先至也賊界春暖則馬瘦人饒其勢則易制及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它虞自劉平陷沒之後脩城壘運兵甲積糧草移士馬大爲攻守全勝之策非爲小利而動如重兵輕舉萬一有失將何繼之則必關朝廷安危之憂非止邊患之謂也苟自今賊至不擊是臣之罪也兵法曰戰道必勝

主曰無戰必勝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不勝可也
臣昨於九月末至鄜延路便遣葛懷敏朱觀入界掩
襲族帳蓋與今來時月不同非前勇而後怯今若承
順朝旨不能持重王師爲後大患雖加重責不足以
謝天下苟俟春暖舉兵尤未爲失策且元昊稔惡以
來欲自尊大必被奸人所誤謂國家太平日久不知
戰鬪之事又謂邊城無備所向必破所以恣桀慢之
心侵擾不已今邊鄙漸飾度其已失本望况已下敕
招攜族帳首領臣亦遣人探問其情欲通朝廷柔遠
之意使其不僭中國之號而脩時貢之禮亦可俯從
今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願朝
廷廣天地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
至則擊但不行討伐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
招納如先行攻掠恐未能擒其聚落如白豹之功官
軍旣退戎類復居狼心重報增其怨毒邊患愈滋無
時敢暇若天兵屢動不立大功必爲夷狄所輕臣又
近召張亢到延州熟議亦稱願與戎人相見於界上
臣所以乞存此一路者一則懼春初盛寒士氣愈怯
二則恐隔絕情意偃兵末期若施臣之鄙計恐是平
定之一端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宥二州擇其

要害而舉之屯田營田作持久之計如此則橫山一帶蕃漢人戶去吳賊相遠懼漢兵威逼可以招降或卽奔竄則是去西賊之一臂拓疆制寇無輕舉之失也

論攻守二策

范仲淹

范仲淹又改知慶州上攻守二策

臣竊觀西事以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進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全盛絕漠風沙迷失南北饋運輜重動有抄掠賊之巢穴隔阻河外非奇將不能襲至若寇邊常併兵來擾一路每有朝旨令入界牽制其如將帥方略非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處以剽竊爲功既不能太振兵威又不能少分賊勢此進討牽制之無效也或曰宜用守策來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邊多非土兵不樂久戍又無營田必須遠饋久戍則軍情危殆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綿久恐生他患此守禦之末策也臣荷國重寄曾無寸勞夙夜營營思有所補而才疎迂昧終無發明今採邊人而成末議固不敢謂其可用亦不敢望其必行在朝廷以衆議參之擇其可否如無所取乞賜寢罷今具下項攻

右紀
守之議依聖旨指揮交付梁適齋回赴闕

議築城據險

范仲淹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切見延安之西慶川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州慶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安策應迂遠自來雖從攻取無招降之意據守之謀漢兵纔回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地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爲城寨以據其地俟城寨堅牢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范全趙明以安撫之必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堠召援兵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路軍馬易爲應援所用主兵官員使臣勇夫敢死者居其前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於前隊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三冬三夏大破諸羌又觀

段紀明
段頹也

唐馬燧引戰車行則帶甲兵止則爲營陣或寨險以
遏奔衝臣以此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千兩
銀絹錢二十萬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蕃部並就糴
芻粟亦稍足用其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胡蘆泉
一帶蕃部與明珠滅藏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
明珠滅藏之居北接戎疆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
故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
北入嵐石却西渡黃河倒來麟府策應蓋以故綏州
一帶賊界阻斷經過道路如此取下一處城寨平定
則更圖一處爲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暮還此稍爲便
穩

議分兵迭出

范仲淹

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唯橫山一
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
習戰鬪與漢界相附每大舉入寇必爲前鋒故西戎
以山界蕃部爲強兵漢家以山界屬戶及弓箭手爲
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爲強理固明矣所以秦漢
駟逐西戎必先得山界之城彼旣遠遁然後以河爲
限寇不深入倘元昊歸欵則請假和策以待之如未
順通或順而翻覆則有可攻之策非窮兵黷武角勝

於絕漠之外臣等常計陝西四路之兵數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出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并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人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爲客當勞而反逸我爲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爲三軍以新定陣法訓練歲餘候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于橫山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軍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推怨則我兵勢自振如宥州綏州金湯白豹折葺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旣樂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安全三五十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

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斷其右臂矣
矧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事也

論廟筭三事

宋仁宗時上

歐陽脩

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爲國言事
者衆矣臣初竊爲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
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旣久賊形已露
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
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
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
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
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
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
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
也故賊知而不爲之戎狄侵邊自古爲患其攻城掠
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
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重先擊吾之易取者一
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
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
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

不得少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
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
遇水旱之災調歛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
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
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
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
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連所謂不戰而
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
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
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
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
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一出則鋒不可當
執刼蕃官獲吾將師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畜皆
非倉卒者也柰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
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
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闔外
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
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
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
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矣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

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彊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彊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一舉而滅者然秦漢尤強其所難攻者今元昊之地是也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剉衄攻守之計未聞所得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旣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耳外爲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克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旣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

可効故爲長久之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
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
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
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
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
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
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爲
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脩
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脩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
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
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二門
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
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
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
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
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
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
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
阻其中耳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
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

且紆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爲之况昔
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
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
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
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
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
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
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
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
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維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
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
襄陽梁津今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
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
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
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
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
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
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
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復從京師轉冒
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理入于

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克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權酒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上尚多是人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况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爲代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克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克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疆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爭戰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

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克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
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
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士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
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
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以夫役重而逃爾久廢
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
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
克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
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
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
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
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令三
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
上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相糜耗而重困
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
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之田官優其
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
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
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京
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又宜重爲法以困所爲私

牛之客者使不容於民而樂爲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無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且鄉民本農也籍而爲兵遂棄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駟還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歲任耕廢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地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路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擁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而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於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伍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

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
有司旣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
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
羣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
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
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
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耳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
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貨者豈其鎡銖躬自
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
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
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
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
爲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
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
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
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求利薄則止不可
以號令召也故每要有司變法利旣薄小商以無利
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積
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
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實積貨也今必欲以術制商

宜盡括居積之物官爲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
法夫大商以利爲生一歲不營利則有遑遑之憂彼
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
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
術之上也欲制商其不得不從莫若痛裁之使無積
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
胃法愈多而刑繁若乃縣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
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
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
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捍賊利則出而擾之凡
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谷與錢通其漕運不
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
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
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

張亢

仁宗慶曆元年鄜延路都鈐轄知延州張亢

臣伏以太平日久人不知兵元昊反逆以來民力凋
弊而邊機軍政措置未得其宜今輒陳臣之所疑者
十事臣切謂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號令不
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賊之詭計或自我之貪

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爲持權者之所逼或因懦將之所牽或人馬困饑而不能奮或山川阻險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窵致敗之由而處置之雖徒益兵馬亦未見必勝之理臣之所疑者一也去春賊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千里涇原環慶不下十程去秋賊出鎮戎又遠自鄜延發兵且千里遠關豈能施勇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徒異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不戰而自弊臣之所疑者二也今鄜延副總管許懷德兼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隣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于此若一處有事自此發兵赴援而山路險惡人馬已困欲責其功何可得也臣所疑者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盡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不見成功之效且兵無節制一弊也無竒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分兵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臣所疑者四也古之教習須三年然後功成

今之用兵已三年將帥之中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衄而居邊要者未知有何謀設更數年或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安危之策未知何如臣之所疑者五也今言邊事者甚衆朝廷或卽奏可使定奪以聞或劄下逐處或不令下司前條方遂施行後令復卽衝改胥吏有抄錄之勞官員無看詳之暇邊方軍政一無定制臣所疑者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皆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候朝廷指揮如此則何必以大臣主事臣所疑者七也前河北用兵減冗以省費今陝西日以增員且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落使臣第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歲約數萬緡復有都大提舉馬鋪器甲之類又諸州一例招到新兵克敵制勝保捷廣銳宣毅等指揮久未教閱但費軍廩無益邊備臣所疑者八也國家竭財用以贍軍士有手藝者管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人一如延州諸將不出卽有兵二萬餘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正兵萬五千若有事宜三日內不能團集况四十里外便是賊境一有奔衝緩急何以支梧臣所疑者九

也陝西教習鄉兵共十餘萬人其中無賴之輩名挂尺籍心薄田夫夫豈無姦盜雜於其中苟無措置他日爲患不細臣所疑者十也乞暫許臣赴闕面陳利害如臣狂率不可用卽行降黜

論仲淹答元昊書

孫沔

仁宗慶曆元年右正言孫沔上

臣伏自前月以來聞中外言昊賊使高延德持書至延州有歸伏朝廷之意范仲淹以書諭之令去僭號方可納款仍聞大臣頗有異議或言忠義可賞者或言專命可戮者此數人皆半斷天下事何是非智識

其相遠悖如是又臣察上言者多相矛盾竊恐衆論紛撓以致惑亂視聽臣朝夕思之未知孰得今偶有所見揣昊賊情僞之計原邊臣得失之謀其理有三敢悉陳之萬一上合聖聰亦愚人之極慮也一者以西陲蕃戶久來貿易鬻羊馬藥物歲數百萬至於米鹽飲食皆資於內地自昊賊背逆凡二年謹察邊防禁絕交易彼又驅率鬪戰殺害父子量其蕃族怨望者衆矣今忽來歸順者蓋知中國必未納其姦謀將給其族類必曰我爲爾請和通其有無朝廷未允耳此將以激怒其衆使爲邊患也二者近聞昊賊入寇涇

原騎十餘萬此亦慮我知其盡銳離於巢穴而以別路攻其不備故使延德僞來貢款而緩我郿延一路之兵也三者范仲淹夙負時望多士歸慕今處邊任得將士心軍民受賜夷狄所聞故吳賊未測其才謀因用延德爲反間以謀撓我師使疑而退黜之賊得其計矣臣又謂仲淹移書有利無害者三焉一者賊請歸疑以我不許爲激衆之謀今仲淹答而許之則賊之策不得行此亦我權其利也二者賊以計緩我郿延一路入攻之兵則我本無深討之策雖其詐來之意於邊境之慮亦無害也三者賊謀撓我師而仲淹答其書雖於軍政無損實亦自蹈危機今大臣果謂其專命或言其可斬者若有姦謀深利此言使賊知之因致悖慢之言僞爲交結之意起市虎拾塵之說設並馬草具之事冀朝廷疑仲淹而朋比有嫉害者從而媒孽之大則受誅滅之罪小則必竄逐其身使國家一朝失賢三軍無帥去邊地之長城開賊衆之大路此實可憂之甚者也臣又見前歲王德用被罪廢黜本其事發之因亦由臣寮以讖記之言形貌之肖章奏交上何止於三使曾參被殺人之名而不得自明也蓋德用至公之節得軍中之情有總統之望

擢子拾
塵
遂並

爲遠人所知驟獲憂疑忽然廢棄使邊鄙無大將而
朝廷終不敢起德用豈非吳賊以密謀挾邪而中害
良善也今仲淹盡誠許國立義忘軀獨處遠徼不顧
危亡末之品流罕有倫擬在陛下聖哲推其本心令
得盡節則天下之幸也臣恐吳賊卽設姦計復答其
書矯陷仲淹暗合臣說則望陛下念之以辯其詐使
賢材不爲賊所欺逐則夷狄亡滅可立俟矣或曰蕃
寇小醜安有遠圖臣對曰預備則無患過慮則少失
若吳賊實欲歸欵料之雖過於事無損卽如前歲賊
使六十餘人峨冠變服托以貢奉宣言僭稱之意時
宰執謀議固無異術但下詔削奪遣還而惟知制誥
吳育上言以聖朝太平旣久兵戰不習乞且因而撫
之然後備邊練將以議攻取爲便當日柄臣皆謂其
怯今二年連陷將帥覆沒兵衆豈復可以小寇待之
然欲行吳育之策而未能也况仲淹以書移賊自是
闡外事宜若吳賊因而歸順亦國家軍事之利於朝
廷有何累哉今韓琦督戰無功敗軍殺將尚不欲黜
削恐傷國體况仲淹以計策或有得失且於事未
大過豈宜輒加其罪諒陛下神機聖斷盡在策中不
待言而後知也臣與琦仲淹皆故舊深知今論事之

際必盡公言決安危之計非愛憎之心也伏望陛下
萬機之暇乙夜詳覽幸甚

論待西使不可太過

富弼

仁宗慶曆三年翰林侍讀學士富弼上

臣近者切聞吳賊遣其僞六宅使賀從勉齋書到闕
欲議通好事頗秘密臣不知審實但外人傳說吳賊
來書未肯稱臣別圖位號兼臣昨在西京聞居養疾
切見傳宣下河西一路州軍排備祇候西使次第甚
盛又令逐州通判就驛相看置酒管領臣甚憂事體
太過必恐下面難爲處置有失中國制馭夷狄之術
也臣又切聞西使之來非自然之意蓋契丹特遣使
往河西教之令來既是元昊稟畏契丹使來貢奉元
昊不敢不從卽不假匆忙可且特重與之商議縱時
下未合必有後圖今來請和旣不由元昊使人豈能
專其可否以此思之朝廷待西使不必過當大凡措
置機事在乎制之於初初若失宜後難救應臣又今
日切聞西使入見賜與甚多旣許人使僞官之稱則
元昊所圖勢難止遏苟一一遂其所欲臣不知向去
事體如何况臣去年兩使北虜所議西事甚是分明
臣前後邀勤度數頗多不能一一記憶臣今省得再

去時與館伴劉六符所說一節臣謂六符云北朝將來令元昊如何歸附須是却令依舊納款不可令別有所望六符云固是如此况元昊自來稱臣於南朝今來更待望甚定是須令納款稱臣况南朝與北朝書云彼若翻然效順此必待之如初臣今記得上項一節甚明伏乞朝廷檢會臣再奉使過日別錄照對方見的實向者所許北虜歲添金帛之數蓋為令他指揮西事初既不避張此名聲今來又却不依舊約則是虛受前耻而不獲後效甚可痛惜也此事朝廷須是廣為思慮何者北虜元許却令稱臣今來自是

畏首畏尾身餘
且幾束
受體

朝廷過有許可亦恐北虜意不欲謂元昊於中國尚不肯稱臣於我豈肯甘分則是因此致使北虜亦難制元昊元昊亦自此所圖愈大也若北虜遣使以此來問則朝廷何辭以對又慮元昊若不稱臣於朝廷則北虜必曰元昊本稱臣於南朝今元昊既於南朝不復稱臣漸為敵國則是元昊與南朝等唯我契丹獨尊矣臣謂北虜因此益熾必自喜名分暗定異日稍有釁隙緣此若有所求則未知朝廷何以待之臣旦夕思此二事將必有一焉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願朝廷且執北虜所約更加裁擇不可容易過許

右編 卷之二十一
則不至別生後患臣又恐延州及京師幹當事人且貪成功不爲國家思後來之患伏乞陛下與兩府臣寮深切計慮必無後悔然後從而行之則天下之幸宗社之福臣不勝懇懇之至

論廷議元昊通和事

歐陽脩

仁宗慶曆三年侍讀學士歐陽脩上

臣近有奏論今後軍國大事不須祕密請集百官廷議近聞元昊再遣使人將至闕下和之與否決在此行竊計廟謀合思成筭臣謂此最大事也今天下安危係之今公卿大夫愛君憂國者人人各爲陛下深思極慮唯恐廟堂之失策落夷狄之奸謀衆口紛紛互有論議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則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羗夷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元無異是空抱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實一曰自屈志講和之後不過退而休息練兵訓卒以爲後圖然此亦必不能者只以河朔之事可知蓋虜纔和之後便忘發憤因循弛廢爲患轉深縱使元昊稱臣西邊減費不弛武備不忘後圖然猶有大可憂者北戎將攬通和之事以爲已功過有邀求遂興兵革是暫息小患於關西復生大患於河北臣忝爲耳目之

官見國有大事旁採外論所聞如此異同然大抵皆謂就和則難不和則易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其議云何臣見漢唐故事大事必須廷議蓋以朝廷示廣大不欲自狹謀臣思公共不敢自強故舉事多臧衆心皆服伏思國家自兵興以來常祕大事初欲隱藏護惜不使人知及其處置乖違豈能掩蔽臣謂莫若採大公之議收衆善之謀待其都無所長自用廟謀固亦未晚其元昊請和事伏乞於使人未至之前集百官廷議臣只自朝夕已來諸處詢訪已聞衆說如此若使並集於廷各陳所見必有長策以禪萬一

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

歐陽脩

臣風聞朝旨欲以殿中丞任顥管伴元昊遣來一行人等臣竊知元昊此來全無好意不肯稱臣索物太多其志不小乃是欲以強相迫脅爾朝廷旣不能從則待其來人凡事不可過分至於禮數厚薄賜與多少雖云事小不足較量然於事體之間所係者大凡兵交之使來入大國必須窺伺將相勇怯覘察國家強弱若見朝廷威怒未息事勢未削必內憂斬戮次恐拘留使其偶得生歸自爲大幸則我弱形未露壯

論可持今若便損國威過加厚禮先爲自弱長彼驕
心使其知我可欺則議論愈難合矣必欲成就其事
尤須鎮重爲先况其議必不成可惜空損事體前次
元昊來人至少朝廷只以一班行待之今來漸多遂
差朝士若其後次來者漸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彼
轉自強我轉自弱况聞邵良佐昨來往彼僅免屈辱
而還則彼雖夷狄不爲無謀今其來人必須極騁辭
辯以圖相勝若能先薄其禮以折之亦挫之之一端
也其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人管領送置驛中不須
問至於監視饋犒傳道語言一了事班行足矣臣
料今國家若不能曲從其意卽不須尊寵來人厚加
禮遇元昊不免出兵攻寇逞彼忿心等是不和何必
自虧事體不若急脩邊備以圖勝策

論西賊議和利害

歐陽脩

臣伏自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必欲令其稱臣
然後許和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策蓋由陛下至聖至
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向去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
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不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
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慮萬一
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

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同異多謂朝廷若許
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
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
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
臣然於後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
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
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皆善戰蓋由我自繆謀今如
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則賊之勝負尚未可
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吾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
兩不相傷亦足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
所失不至如前後之戰是比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
則所損猶少此善美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
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於就和者
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
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
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
勞於幹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勞苟欲
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
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和而偷安利
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

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急事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者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者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唯西民困乏之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絕而不聽使大義不沮而善筭有成則社稷之福也

論元昊請和不可許而大可防

范仲淹

仁宗慶曆三年上

臣等久分戎寄未議策勲上玷朝廷俯慙鄙懷心窵利害目擊勝負三年于茲備詳本末今元昊遣人赴闕將議納和其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觀其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恐不改僭號意朝廷開許為鼎峙之國又慮尚懷陰謀卑詞厚禮請稱兀卒以緩國家之計臣等敢不為朝廷思經久之策防生靈之患哉臣等謂繼遷當時用計脫身竊美凶器德明外示納款內實養謀至元昊則悖慢侮常大為邊患

右編
以累世奸雄之志而屢戰屢勝未有挫屈何故乞和
雖朝廷示招納之意契丹邀通好之功以臣等料之
實因累年用兵蕃界勞擾交鋒之下傷折亦多所獲
器械鞍馬皆歸元昊其下胥怨無所厚獲其橫山蕃
部點集最苦但漢兵未勝戎人重土不敢背賊勉爲
駢馳爾今元昊知衆之疲聞下之怨乃求息肩養銳
以逞兇志非心服中國而來也臣等謂元昊如大言
過望爲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詞厚
禮從兀卒之稱亦有不可防者三何謂不可許者三
自古四夷在荒服之外聖帝明王恤其邊患柔而格
之不吝賜與未有假天王之號者也何則與之金帛
可節儉而補也鴻名大號天下之神器豈私假於人
哉唯石晉藉契丹援立之功又中國逼小纜數十州
偷生一時無上世上年之意故薦號於彼壞中國大
法而終不能厭其心遂爲吞噬遽成亡國一代君臣
爲千古之罪人自契丹稱帝滅晉之後參用漢之禮
樂故事勢強盛常有輕中國之心我國家富有四海
非石晉逼小偷生之時元昊世受朝廷爵命非有契
丹開晉之功此不可許者一也又諸處公家文字并
軍民語言皆呼昊賊人知逆順去就之分尚或逋亡

未由禁止今元昊於天都山營造所居已逼漢界如
更許以大號此後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當有西帝
西朝之稱天都山必有建都郊祀之僭其陝西戎兵
邊人負過必逃其地蓋有歸矣至於四方豪士稍不
得志則攘臂而去無有逆順去就之分彼多得漢人
則禮樂事勢與契丹並立夾困中國豈復有太平之
望邪此不可許者二也又議者皆謂元昊胡人也無
居中國之心欲自尊於諸蕃爾臣等謂拓拔珪石勒
劉聰符堅赫連勃勃之徒皆胡人也並居中原近則
李克用父子沙陀人也進據大原後都西洛皆漢人
進謀誘而致之昨定川事後元昊有僞詔諭鎮戍兵
民有定關輔之言此其驗矣蓋漢家之叛人不樂處
夷狄中心謀侵據漢地所得城壘必使漢人守之如
契丹得山後諸州皆令漢人爲之官守或朝廷假元
昊僭號是將啓之斯爲叛人之助甚矣此不可許者
三也何謂大可防者三元昊以累世姦雄之資一旦
僭逆初遣人至猶稱臣奉表及劉平之陷賊氣乃驕
再遣賀九言至上書朝廷便不稱臣其辭頗慢而後
屢勝當有大言過望乃人情之常也若卑辭厚禮便
肯從元卒之稱皆陰謀也是果以山界之困暫求息

肩使中國解兵三四年間將帥懈慢士伍驕惰邊備不嚴戎政漸弛却如前暴發則中國不能支梧此大可防者一也又從德明納款之後經謀不息西擊吐蕃回鶻拓疆數千里至元昊事勢稍盛乃稱尊悖禮背負朝廷結連北戎情跡盡見大爲邊患偶未深入今復起詐端以欺我兵而休息其衆又欲併力專志併吞唃廝囉等諸蕃去秦州一帶籬落爲將來再舉之利緣元昊初叛之時親攻延州是本有侵陷郡國之志今復強盛豈便息心且朝廷四十年恩信所被一朝反側豈有發旣叛之謀蓄未挫之銳而能久守

盟信者乎此大可防者二也又從德明納款後來使蕃漢之人入京師賈販憧憧道路百貨所歸獲中國之利克于窟穴賊因其事力乃興兵爲亂今茲五年用度必困乃卑辭厚禮迎合我意欲復圖中國之利待其給用旣畢却求釁興兵以快本意狼子野心固難馴伏今若通和或再許靈夏蕃漢之人依前出入京師深爲不便緣自前往來叛狀未彰情無蠹害今旣爲強敵之虜稔禍未已必窺伺國家及夾帶亡命入蕃或與姦人別有結連或使刺客竊發驚擾朝廷又此類必所在恣縱甚於昔時有事何以處置此大

可防者三也

論元昊所上誓書

富弼

仁宗慶曆四年余靖等使契丹楊守素等未判關邊臣先以西人誓書來上弼上奏

臣近見元昊所上誓書及表奏辭禮恭順一遵朝廷所約只是疆場上微有商量候楊守素等到關乞與婉順商議示以必和之意使之深信不可為其恭順却於元約事外別有詰難邀勒所宜多方容納令無備我之心則必盡力與契丹相持若二寇自相殺伐兩有所損此朝廷之福天之所假也苟議絕和約或大段廼延不成則元昊必復與契丹合而為患如故此必然之理也臣料契丹必不肯與朝廷絕好余靖此去保無他虞將來若遣謝使所齎謝物不可過數苟多無益更乞深加詳擇

論契丹請絕元昊進貢事

丁度

仁宗慶曆四年度知制誥上疏

臣等切謂契丹元昊相攻虛實未可知今書來大意且言以元昊不順朝廷之故遂成興兵恐深入討伐之後元昊理難拒絕則是不從北鄙之請堅納西人之盟得新附之小羌違久和之大虜如聞契丹屯兵甲近在邊陲萬一得書違情生忿回戈我境有以為

名夫患有遲速事有輕重此朝廷不可不審度也若阻契丹而納元昊則未有素備之策絕元昊而從契丹又失綏懷之信莫若以大義而兩存之臣等謂宜降詔與元昊言昨許再盟蓋因契丹有書來言彼是甥舅之親朝廷久與契丹結和不欲傷鄰國之意遂議開納今却知國中招誘契丹邊戶虧甥舅事大之禮違朝廷納款之本意當須復順契丹早除嫌隙則誓詔封冊便可施行仍乞於契丹回書中言降詔與元昊若其悔過歸順貴國則本朝許其款附若執迷不復則議絕未晚如此則於西人無食言之曲於北鄙無結怨之端從容得中不失大義惟陛下裁擇

論契丹請絕元昊貢獻事

余靖

仁宗慶曆四年同脩起居注余靖上

臣伏覩契丹人使耶律元衡今月二十四日朝見訖中外臣寮但聞報西征事又知河東邊奏甚急無不憂懼雖北邊事宜云征夾山部落且夾山小族而契丹舉國征之事勢甚大恐似別有謀者臣切思之朝廷於西北大事前後處置失錯所以戎狄乘釁肆其憑陵今者使來必此之故切緣元昊世稱藩臣一旦僭叛招攜出討當自圖之而乃屈中國之威假契丹

之援借人之勢權在他人此謀始之失也臣去年在虜中虜主親與臣言梁適去時云伺西事了遣人來謝及以元昊表示臣俾知元昊畏服之意又與臣言乾元節信使回日請子細報來及臣歸朝首言此事只緣呂夷簡病退梁適差出便乃隱諱云無此言暨乾元節信使蕭忠孝來問館伴張錫錫終不與言元昊商量次第朝廷當昊叛時則遣使告之及其和約欲就則問而不對必疑朝廷有異議矣此始末不同之失也臣今月十六日曾具奏陳款其所謀四事一曰借邊兵二曰借邊粟三曰假數年之物四曰絕元

昊之和選度虜情在此而已必若假借財物拒之有詞唯與元昊絕和最難處置臣切計之遜詞以謝北虜緩詞以款西戎苟紓歲月之禍誠當今可行之策也然臣愚慮兵之禍自此起不宜處置更有失錯今若徇北虜而絕西戎亦有兵禍納西戎而違北虜亦有兵禍二虜連謀共爲矛盾之勢北人才去西人必來拒納之間動皆有礙擇禍就輕守之以信使曲不在我卽得其要矣必若弃元昊以爲外虞堅絕其約使北胡不能反覆而邀功此最久安之策恐謀者不能終之且元昊所以抗中國者僭尊號改年名不稱

臣不奉表此其倔強之勢也今皆捨去而歸我矣三年謀之而一朝絕之及其既去北虜使至將又招之犬羊之性豈不懷忿此起兵之禍也契丹所以取重于中國者亦欲成和好之事專與奪之權也今西戎偃蹇而不從朝廷沈吟而不報及其使我絕之而遽卽成之桀驁之氣豈不懷怒此亦起兵之禍也然而彼欲舉兵而使我絕約皆胡人之狡謀耳臣切料北虜因弋獵之勢爲舉兵之名欲邀成功以德於我若報之曰天下之民一也本朝之兵尚不忍令其戰鬥以趨死傷之禍况鄰國之兵冒白刃而不憂其傷非所以兼愛南北寧失一小蕃不可煩兄弟之國蕭偕回日曾達此誠且未嘗乞師無煩大舉若元昊自有釁隙違忤北朝今日出師非復預議又元昊使來每稱北朝之意早緣名體未順難以從之近者稱本朝正朔去羌人僭偽之號而稱臣矣只以事要久遠故須徃復商量今若事體准前固當拒絕但業已許其每事恭順則受其來歸若求而拒之則似夫信且中國以信自守故能與四海會同儻失信於西人誰復信其盟約若北朝怒其叛而伐之南朝因其服而捨之共成德美亦春秋之義也虜雖禽獸固當聞此而

本紀 卷之二十三
俊心矣雖重幣輕使以結之使其有邀功之心則必
緩圖我之患臣又聞前歲胡人解口後幽州亦遭劫
掠財物迫奪婦女發掘墳墓燕人苦之今河東近邊
恐有衝突須作隄備以戒不虞臣嘗觀北胡氣陵中
國据拾事緒以起釁端歸於強弩相射利劍相擊而
已不可不早備也唯陛下圖之朝廷以靖言為然即
其畧曰若以元昊於北朝失事大之禮則自宜問罪
或謂元昊於本朝稽效順之故則無煩出師矧延州
昨奏元昊以遣楊守素將誓書入界館不
依初約猶可沮還若盡遵承則亦難却也

請早冊元昊

宋仁宗慶曆四年九月上

余靖

臣竊聞國書到闕議者紛紛以不請深入為虜中微
詞不敢與元昊誓書緩行封冊之禮以觀虜變此皆
游談之過也臣昨在虜中預聞書意虜主親與臣言
如行封冊之請遣使深入軍前恐契丹軍馬到彼誤
有殺傷即別無微意臣又詳觀二虜形勢唯有速行
封冊使元昊得以專力東向與契丹爭鋒二虜兵連
不解此最中國之利設若二虜交兵雖有勝負契丹
不能止我之和謀已先定故也假如契丹戰勝元昊
伏罪則我與元昊通和契丹自以為功又如契丹戰
敗則我與元昊通和在非觀望加以契丹意在

與意同

讎賽元昊豈復妄怨於我此皆理之必然者也儻或
朝廷懷猶豫之意謀不早定則事久變生非我之利
切以元昊天性凶狡非獨今日知之且以契丹強盛
尚敢侮慢况於中國數戰屢勝徒誘於利乃肯和耳
豈是心服若知我逗遛以待其變則翻然屈伏於契
丹而專力肆忿爲患於我未必輕於契丹也臣之愚
慮以謂封冊元昊在二虜勝負未分以前則元昊有
以爲恩契丹無以爲詞今若謀慮未定二虜交兵萬
一契丹戰敗而遣使堅來止我之和則何詞以拒之
不如先降勅命差定夏國封冊使俾其知之以堅西

賊之心專敵北虜此則闔二虜之策也惟早圖之從

靖言仍令延州先移文夏人十月始降誓詔

論西北議和有大憂大利

韓琦

仁宗慶曆五年樞密副使韓琦上

臣伏見朝廷已封冊夏國又契丹以西征回來告當
此之時若便爲太平無事則後必有大憂者三若以
前日之患慮及經遠則後必有大利者一請畧言之
自羌人盜邊以來于今七年小入大至未嘗剄其鋒
今乘累勝之氣而與朝廷講和者得非凡軍興之物
悉取其國人而所獲不償所費又以絕在邊和市上

下困乏暫就稱臣之虛名而歲邀二十五萬之厚賂非爲得計邪且契丹勢素強而夏人尚敢與之抗衡若使其歲享金繒及和市之利國內充實一旦我之邊徭稍弛則必有大窺圖關輔之心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一也契丹昨以羌人誘致邊民遽往討伐旣不得志而還見朝廷封冊曩霄其心必固不樂近謀者傳契丹國人語云往河西趨沙漠中所得者唯牛羊耳若議南牧則子女玉帛不勝其有臣恐契丹異日或更有邀求或請絕西人之和以隳盟誓且河北兵驕不練忽爾奔衝則必震動京師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二也又昔石晉假契丹力以得天下歲遺繒帛三十萬今朝廷歲遺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五萬使二虜日以富強而國家取之於民日以朘削不幸數乘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不獨在虜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三也昨契丹自恃強盛意欲并吞夏人倉卒興師反成敗衄犬羊之性切於復讎必恐自此交兵未已且夷狄相攻者中國之利此誠朝廷養謀待釁之時也若能內緝紀綱外練將卒休息民力蓄歛財用以坐待二虜之弊則幽薊靈夏之地一舉而可圖振耀威靈彈壓夷夏豈不休哉此臣所謂

後必有大利者一也臣願陛下深思去大憂而取大利則爲天下之福今范仲淹富弼往河東河北經制邊事必有所陳然臣久在陝西敢復陳陝西措置事宜且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雖罷招討使而邊脩不可弛請仍選有才望近臣爲之主帥特降手詔委之久任使其經營一方以備羗人翻覆之變又四路所駐兵十分中宜留六分在邊二分令東還二分徙屯近襄州軍其鄜延路屯河中府環慶涇原路徙屯邠州永興軍秦鳳路屯鳳翔府逐路鈐轄一員駐泊都監二員與逐路知州同行訓練而本路仍領之非有事宜不得輒抽動其徙屯兵馬處知州才望輕者請選人代之又四路所抽就糧土兵請委逐路帥臣相度歲分兩番一番在邊一番放歸本處不唯減節邊上糧草兼使無久戍之勞又陝西州軍經南郊賞給之後官帑例皆空虛今范仲淹若過陝西宣撫則又有軍間特支徒益所費若臣策可行陝西亦別無處置不必仲淹更往也復見諸路昨招置宣毅兵近十一萬然朝廷物力未克何以贍給况閭里切發自有巡檢縣尉可以捕擊若防羣盜只當益屯一路都會之地不必每州盡要防守其宣毅兵欲乞除河北

河東外其京東京西淮南兩浙江南荆湖福建等路
每指揮可減以三百人爲額後有闕即招填之今天
下兵冗不精輕蠹財用陝西河東河北京東州軍已
曾差官揀選其餘路亦乞選近上內臣分往揀選所
貴冗食可蠲而經費可給也

論西邊可攻四事

歐陽脩

英宗治平二年參知政事歐陽脩上

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年必爲邊患臣
本愚庸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鑒往年
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

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言謹具條陳庶禪萬

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虜
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
爲邊患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
平用兵十五餘年旣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
爲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款而我唯以恩信
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旣無南顧之憂
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
明旣死地大兵強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曆
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弊如此數年元昊

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爲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爲蓋繼遷一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爲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爲鼎峙之勢爾此臣切料敵情在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視方今邊備較彼我之虛實強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真宗景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款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三十餘年上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脩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知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頽而元昊勇鷙桀黠之虜也其包蓄奸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爲慮待其謀成其具一日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脩似可枝梧矣然天下已困所以屈意忍耻復與之和此慶曆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嘗脩緝

不若往年之藜頽也土兵藩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之寡弱驕怠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膏梁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年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城壁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爲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爲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耻收後功但顧人謀

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虜筭係纍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絕邊患此臣內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爲誘我我貪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爲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於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謬者攻守之策皆失爾臣視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

爲路者五而分爲州爲軍者二十有四而軍州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旣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旣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

也臣所謂思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爲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爲出攻之計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凡出攻之兵勿爲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出於東則別出其西

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爲謀不審蓋欲攻黠虜方強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爲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徧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定大計凡山川道路番漢步騎出入所宜可先

形應變

因商牛戶

曲就之旣以驕其心亦少緩其

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蓄資糧常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枝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籍勝捷之威使其知中國之強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爲利矣凡臣之言者大畧如此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徧見之言

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芻蕘之一說耳

乞留意邊事

司馬光

英宗治平元年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上

臣切見近年以來趙諒祚雖外遣使人稱臣奉貢而內蓄姦謀窺伺邊境陰以官爵金帛招誘中國不逞之人熟戶蕃部聞其亡命叛去反與潛交通者已爲不少而朝廷不能一一盡知也其熟戶蕃部有違拒不從者諒祚輒發兵馬公行殺掠弓箭手有住在沿邊者諒祚皆逼逐使入界將帥之臣但坐而視不能

救援遂使其餘熟戶皆畏憚兇威怨憤中國人人各有離叛之心及朝廷遣使賫詔責問諒祚拒而不納縱有所荅皆侮慢欺冒之辭朝廷亦隱忍含容不復致詰諒祚又數揚虛聲以驚動邊鄙而將帥之臣率多懦怯別無才謀以折衝禦侮只多聚兵馬以自衛其身一路有警三路皆聳盡抽腹內州軍下番兵士置在麾下使之虛食糧草數月之後寂無影響然後遣還未及休息忽聞有警又復抽去如此往還疲於道路訖無一事曾有施爲臣雖愚駑不習邊事切以私意料之諒祚所以依舊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每

歲所賜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販易三則欲
朝廷不爲之備也其所以招誘不逞之人者欲以采
訪中國虛實之事平居則用爲謀主入寇則用爲鄉
導也其所誘脅熟戶追逐弓箭手者其意以爲東方
客軍皆不足畏唯熟戶弓箭手生長極邊勇悍善鬪
若先事剪去則邊人失其所恃入寇之時通行無礙
也所以數揚虛聲驚動邊鄙者欲使中國之兵疲於
奔命耗散諸蕃公私貧困既而邊吏習以爲常不復
設備然後乘虜入寇也凡此事若不早爲之慮使姦
謀得成切恐其爲國家之患不可量也臣謂朝廷宜
宵衣旰食以爲深憂而但見其遣使奉貢即以爲臣
節未虧得其侮玩之語以爲恭順得其欺慢之語以
爲誠實蓋朝廷非不知其本心欲其未發止求目前
之暫安不願異時之深患臣日夜思之不勝憤悒何
戎狄爲謀之深而中國慮事之淺也臣愚伏望陛下
於邊鄙之事常留聖心特降詔書明諭中外應文武
臣僚有久歷邊任或曾經戰陣知軍中利害及戎狄
情僞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其人官職之踈賤
及文辭之鄙惡一一略加省覽擇其道理稍長者皆
賜召對從容訪問以即日治兵禦戎之策何得何失

如何處置即得其宜若其言有可取者即爲施行仍記錄其姓名置於左右然後選其中勇略殊衆者擢爲將帥若能稱職有功則勸之以爵賞昏懦敗事則威之以刑誅加以選練士卒留精去冗申明階級之法抑揚驕惰之氣誠能如此行之不懈數年之後俟將帥得人士卒用命然後惟陛下之所爲雖北取幽薊西取銀夏恢復漢唐之疆土亦不足爲難况但守今日之封略制戎狄之侵侮豈不沛然有餘裕哉

答詔問西事

范純仁

哲宗元祐元年二月純仁之慶州召入且奏乞賜宣召上殿面呈邊事奏入太后皇太后遣

中使實封手詔賜純仁及呂大防令條具措置守禦純仁上奏

勘會夏國自神宗皇帝升遐後來遣使吊慰祭奠繼以告國母喪進遺物今者又復遣使入朝謝恩使人北來外示恭順稍可見矣然戎情狡獪未測其誠心何如耳如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寨亦慮孤僻不易應援并之則弱國威守之則終恐戎人在念卿久在西塞深曉邊情當此宜罄嘉謀輔予憂勞可條具邊計合如何措置向去如何守禦親書實封聞奏無拘以文者臣竊見夏國自朝廷用兵以來近漢之民頗失生業並塞二百餘里不敢耕種其國上下之人

皆欲講和又自陛下臨御之初聖政鼎新凡有不便於民者皆爲蠲除每詔令一下民間謹呼鼓舞以至印賣傳播謂之快活條貫此事即時聞于夷狄又邊上臣寮亦多體朝廷之意不縱侵擾以此夏國必謂朝廷待之異於前時所以遣使入慰探朝廷之意朝廷待其初來之意禮意既厚是以接續肯來以至累次不失恭順而終未敢復言請地者其意應爲前來朝廷拒之大峻却慮啟口之後更失朝廷之意則和好愈難今聞夏人又將到闕願選擇押伴臣寮使與推誠語論因而談美聖政及陛下好生惡殺捨已從

人之德彼必有所對答則夷狄之情亦可測見若有願和之意則可令作押伴臣寮意度說與自用兵以來甚有陷蕃官吏軍民見在西界宜若夏國盡底納與朝廷聞朝廷待將虜到生口賜還夏國如有邊上未便之事亦可因而陳請朝廷必應度量應副彼若云前來已曾請地入貢蒙朝廷不允則可答云前來請地乞貢是梁氏之意宜其朝廷不允今梁氏已死朝廷於國主必無所難彼若無對答則乞委延州趙尚宣布此意其肯還生靈及來請地則可曠然降詔許之亦不須疑其狡獪難測彼將陷蕃官吏軍民押

在界上即却將向來所得邊地及城寨內外有居漢人屬戶先次漸令移入近裏并勾集前後虜到夏國生口亦在界上先且立定誓表預約日數兩相交還如此措置則取捨有名於國威無損其有向來所得邊地雖是建立城寨其間實有孤僻不易應援供餉之處留之則戎人必須在念邊事難息若却換得陷蕃生靈不惟無損國體兼和氣充塞天地陛下聖德超越古今爲中國無窮之利矣若趙高論意不肯換易及換易之後尚較計別有邀索則朝廷自可絕之嚴戒邊臣堅壁靜守任其所爲如此則我直彼曲我逸彼勞我直彼曲則人神共怒滅亡可待我逸彼勞則雖久不來庭於王道無損所有交地之際及宣布之時其間合有意度節次更委趙高條上不得落賊姦計臣倉卒略具大槩仰荅聖問未能詳盡如蒙召對尚有口奏事件得以粗陳更在陛下擇而行之天下幸甚臣所知邊事只熟知環慶及粗知鄜延其他路分非臣所知臣今所陳乃王體當然爲萬世之法非一時之利害也又其宣布意度及換易事節先須只作押伴臣寮及帥臣意度者竊恐戎人萬一於應對之間失禮不遜則於朝廷無損又將來夏人回日

必有答詔便可獎諭其累次遣使恭順及喻以解仇釋怨罷兵息民之意

答詔問西事

呂大防

哲宗元祐元年二月吏部尚書呂大防上

臣伏准詔問戎人狡獪未測其誠心臣愚以爲夷狄之情自古無信西夏自繼遷以來專事譎詐惟朝廷御得其道則詐無所施或失其方則驕而益肆待遇之體不可不審然以臣觀之今日夏戎之情畧可見矣羌人重於酬報先帝舉大兵徑抵靈武幾入其國而不能以數萬人之衆入塞爲報永樂諸將寡謀敗

與純仁
洽清

事使此虜僅得以藉口然自是王師深入不虞之咎非其本國舉兵之成功蓋未足以爲美虜之無能爲一也目來開邊進築之始虜必極力決爭乘其未堅至於三四不能得而後已昨蘭州之城攘斥甚廣雖一再至爭不能得去歲冰合遂不復來城旣益堅虜望亦絕此虜之無能爲二也比聞秉常極孱劣梁氏旣死而秉常已亡則內難未已何暇外圖雖使秉常得存亦不足畏今數遣使入朝而不早布誠款者蓋苟欲觀望遷延不敢先發以示弱以臣愚計切聞虜使旦夕到闕可使押伴臣僚且以私意問其來使今

主上嗣登寶位自大遼諸國皆遣使入賀夏國是朝
廷藩臣何故獨不至以觀其意足以測其僞矣又詔
問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寨亦慮孤僻不易應援
棄之則弱國威守之則終恐戎人在念臣以謂新收
疆土議者多言可棄蓋思之未熟也詔旨以爲弱國
威真廟筭之遠慮然臣猶謂棄之不止弱國威而已
又有取侮於四夷之端焉不可不審計也况蘭州西
羌之地本非夏國封境又其君長嘗受朝廷祿秩元
昊以來方盜有其地延慶城寨則接近漢界一旦舉
而棄之未見其可今日措置之宜只可降詔下本路
將會州之處更不攻取其蘭州及延慶兩路新建城
寨只據見得地界守禦亦可以稍安虜情而爲議和
之計矣議者不過謂戍兵少則不足以出戰多則無
力以供饋臣愚以紅蘭之地皆並塞美田增招民兵
墾以足食則供饋之費省專事守計少存戰兵則騎
兵可大減矣其增招民兵墾闢曠土分守戰之計減
供饋之費如以爲可即乞下臣條析仔細利害又詔
問邊計合如何措置向去如何守禦臣愚以爲今日
邊計唯擇將帥爲先轉運使爲次其他施設皆可取
辦伏聞國初西戎之患多在環慶太祖皇帝擇姚內

斌董遵誨二驍將以守二州租賦之入兵械之費一切付之而聽其自爲西人畏之不敢入寇今以四海九州之力奉邊而不足太祖以二州租入之費禦戎而有餘以此言之守禦之方在於得人而已臣愚以陝西五路宜擇威名忠亮之人不限文武爲之統帥其次以爲將佐又擇公正強明之臣以爲轉運使副俾各擇其才能以充其任使屬官脩邊之城專事守計而出戰救援之兵蓄於內郡平居則散而耕寇至則聚而守且爲內郡之兵以援之視寇入之多寡深淺而必報之無使其得志亦不妄動以生事守兵雖見大利不得出戰戰兵雖見大利不得久在邊如此則費省而易供守堅而不墮其計矣

論禦戎之要

范育

哲宗元祐五年知鳳州范育上

臣竊以禦戎之要防患在於無形制勝在於未然患至而後圖安未有不危者也兵交而後求勝未有不敗者也臣觀本路有無形之患其端已具其憂甚大臣蒙朝廷假以方面之寄容身自謀依違不言使患至形成上貽朝廷憂下爲一方害則臣上負明主不忠之罪大矣故臣敢極陳其說臣伏見近朝廷詔本

路與夏人分畫疆界依綏德例非所賜城寨外以二十里爲界通遠軍定西通西榆木等寨朝廷指揮撥邊相照取直西人執以逐寨外取二十里蘭州質孤勝如堡前日朝廷令常作守據之計本路按視合取二堡外立界西人指爲非舊堡寨要自龕谷寨打量此二事若朝廷從夏人之請則於本路邊面形勢有無窮之大害若不從夏人必起兵爭占有害今日和議而西兵未有可息之期臣請陳其故蓋定西北與夏人接境通西榆木等處則賊境在東若皆取二十里則今日所弃邊面多者已三二十里所徙弓箭手已數百千戶失膏腴之地數千畝又定西孤絕賊兵可從中斷其歸路其勢決不可守則通遠之邊面所蹙不啻數十里而賊兵每出可至通遠通遠受敵則熙河一路有扼吭不通之患矣蘭州向藉質孤勝如川地五十餘頃皆膏腴上田有水田可以灌溉其收畝數斛無慮置弓箭手三千人昔之堡障未立不敢就耕而以名目占坐不去已千有餘人若從龕谷二十里爲界則二堡之地皆不可耕蘭州捨此北距河南介山東西境壤無餘其耕種之地旣不足以自食其州粟日益貴費日益廣又况賊兵一出則立至州

之西野增兵備無時而已豈不危哉此所謂從夏人之請於本路邊面有無窮之大患者也臣訪聞定西一帶川原廣濶昔花麻所居西市夏人置倉以積谷質孤勝如川偽號御柱自歸本路其土人皆走天都山及會州之境地瘠人貧未嘗一日不回思其地又聞夏人常使北方之人自謀爭奪之計昨正月中西界所差分畫首領與邊臣議論不合而去今其再至探得集兵數萬屯於境上時出遊騎道不遜之語度其意蓋將必爭而後已雖至於用兵廢絕和事皆且不顧此所謂不從其請將見兵拏而不解未有可息之期者也以臣計之不與則用兵雖速而患小蓋吾邊有易守之形也與之則用兵雖緩而患大蓋吾邊有難安之勢也然此二者不可不慮也臣請終言之切聞青唐阿里骨昔以篡國得朝廷旣行封爵常與夏賊伺謀寇邊賴朝廷威斷邊將出兵生擒鬼章斷河橋以挫其鋒遂寢姦謀納質効順息數歲之邊患今聞阿里骨常疑其下有怨讎之謀日圖誅殺易置首領且與夏賊結約甚懽遣人往夏國詰其與漢和激其用兵之意蓋夷狄氣類旣同其嗜欲旣一犬羊之黨勢必相爲而又阿里骨篡於前梁乙逋篡於後

昔也相視而成其謀今也同心而濟其惡理必然也
臣恐二賊締交夏賊出兵通遠金城之郊本路嚴兵
以禦之里賊又出兵河岷之郊則本路分兵而力不
給朝廷方且益發兵增備不知幾何而止也商者不
得安於途耕者不得安於野則所仰之粟不知幾何
而足五州之境邊面二十餘里二賊據吾腹背歲歲
不可弛備一日不可減兵備其東則西出備其南則
北出左提右挈四面受敵朝暮相救之不暇一有交
兵則五州之勢岌岌乎皆有動搖之憂又况萬有一
至於敗撓而不可支可不慮哉此臣所謂無形之大
患可爲朝廷之憂者也以臣愚計欲防此未形之患
必制勝未然之術臣願朝廷垂聽無忽臣昨累經畫
青唐邈川利害朝廷未賜俞允近阿里骨再召温溪
心愈懷疑懼邈川人情亦不安又殺圭落族四人戶
其囚首及勾隴通喬家族首領徒杓六心族其人戶
不從遂拘執首酋致有五百餘戶走入河州界約攔
未去自朝廷除結呢捉鎮州刺史勾在青唐拘留不
還又勾界邊厮波結亦留青唐其國人携二酋長憂
懼愈甚於前又近探得阿里骨病甚或云死匿哀不
發欲踵前日篡董種之迹此逆酋之暴虐與人情之

怨叛較然可見矣臣觀夏賊之邈川地近而形勢便青唐情通而利害同彼兩地之動息夏人知之固熟徒以乙逋始篡及疆議未決故遲遲計未發耳使其志得謀行移兵以舉邈川併青唐若振槁木之易其爲西邊大患臣前日已嘗具奏于朝矣就其未能二賊方且合謀爲患如臣所陳其勢必矣臣又聞古人善爲謀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本路欲與夏人交議地界當賊兵之鋒而爭口舌之勝臣未見其可也不若緩其所當爭而出其所未發先爲之計發夏賊之謀而絕其交乘青唐之變而定其國用臣前策納趙醇忠繼董氈後醇忠旣立忠順戴漢因撫諸酋悉皆內向則二賊之交絕矣董氈繼世人心皆服虐亂旣除國內舉安則青唐之變定矣夏賊失青唐之援則有背腹之憂本路得邈川歸順則有形勢之利彼之所恃者復在我吾之所患者復在彼如此則區區之夏賊將假息於巢穴而不敢窺吾邊鄙通遠金城之疆錫之則爲朝廷之德不與則不敢爭吾兵不用而可以制夏賊之猖獗平西賊之禍亂威行萬里義服四夷雖唐虞三代之禦戎不過是矣將見本路州民有臥鼓息鋒之安趣耕稼而成樂俗矣復何

邊患之憂哉此所謂制勝於未然之術也臣伏思朝廷大計務欲安邊息民不用兵革臣爲此謀其始唯護趙醇忠假兵力因其人心助其聲勢過此以往更不煩兵其津遣趙醇忠鎮撫部族合措置事件如蒙朝廷賜可乞別具條析聞奏頃臣雖述此利害或恐更有未盡事理朝廷若行詰問却致往復已依近降朝旨選差本司幹當公事种朴乘遞馬赴闕詣三省樞密院稟議去訖伏乞朝廷檢會臣累狀及今奏事理早賜處置指揮

論討瀘夷調兵之害

文彥博

仁宗時慶曆七年樞密使文彥博上

臣今觀梓州路奏稱洎并監夷人作過事體不小乞依慶曆四年例於秦鳳路差撥兵馬赴本路救應事臣勘會慶曆四年夏瀘州界夷人作過是時臣任秦鳳路都部管經畧等使准朝旨令臣發禁軍兩指揮赴瀘州救應臣以秦州去戎瀘四十餘程地遠必赴救不及在有拖曳兵甲臣雖知不便當時以朝旨丁寧不敢稽留異議遂發禁軍兩指揮赴瀘州未及中路夷人果以退去其上件兩指揮兵士只到遂州駐泊是時川界州軍見此兵士經過人情頗亦驚恐兼

爲遂州官吏不曉軍政不能平心撫馭動有猜疑幾至生事臣知益州日監此舉動之失曾具利害擘畫聞奏以謂戎瀘此小夷人作過只是本處白芳子弟及寧遠兵士自可禦遏若賊勢稍大則計會梓夔益利兩路就近差鄉兵甲可以討擊蓋蠢爾小蠻來則禦之不可窮其窟穴豈煩遠自秦鳳興師空自勞弊兼恐別有驚擾况嘉眉州皆是益州鈐轄司屯兵之處若發兵救應乘舟下水不三四日便至瀘州赴救之勢最爲神速臣之奏章必在樞府可以復視伏乞更不自秦鳳發兵只令速計會益州鈐轄司相度量差兵甲由水路赴瀘州策應尤爲允當

論擒兇章

蘇軾

哲宗元祐二年翰林學士蘇軾上

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兇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爲災亦不足恠故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一百餘里歲

賜旣罷和市亦絕虜中疋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疋歸鬻之其民疋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旣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舍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璫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璫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廼詐稱嗣子僞書鬼章溫溪心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璫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羗心服旣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禦自彼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旣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

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
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因其妄請便
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
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
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
知諸羗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
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爲方
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
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
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

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莫非元昊亮祚之凡矣意謂
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于遠邇必無用武
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
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竊
聞朝廷降詔諸路勅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
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
以謂開之太易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
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既聞
鬼章之捷或有漸款塞之謀必將爲恭狼相半之詞
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

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媮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敕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敕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反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人豈吾待之不至耶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而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爲無事者臣竊以爲過矣夫爲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

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迺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 蘇軾

哲宗元祐四年

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況不

勝乎功成而兵不解況不成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本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州縣使四夷憎畏中國以謂朝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殺不務遠略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鬪力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鬼章威震戎狄邊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爲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遠慮誅

其叛者乃以忠順即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禍結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既不可悔而來者又不以爲戒今又欲取講王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邊吏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已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廬舍無殺老弱如此募年諸羌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自難喻將帥未必從也雖日行文書終恐無益宜驛召陝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敕戒之使歸以喻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臣又竊聞朝論謂鬼章犯順罪當誅死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於邊全其首領以繫其心以爲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料鬼章凶豪素貴老病垂死必不能甘於困辱爲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讐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衆之怒就使不然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臣子專意復讐必與阿里骨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胡越同舟遇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溫溪心介於阿里骨夏人

之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并而吾不能救使二
寇合三面以窺熙河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也如臣
愚計可詔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討阿里骨
而納趙純忠者當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鬼
章若從則稍富貴之使其信臣而喻至意焉鬼章既
有生還之望不爲求死之計其衆必從以鬼章之衆
與溫溪心合而討阿里骨其勢必克既克而納純忠
雖放還鬼章可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
人世仇而鬼章本與阿里骨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
必相攻縱未能誅阿里骨亦足以使二盜相疑而不
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釋不誅
放還豫章卒立奇功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
之與同卧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
事也議者或謂鬼章之獲兼用近界酋豪力戰而得
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謂不然
若鬼章死於中國其衆讐此等必深若其生還其讐
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爲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
惟恐解讐結盟若所在爲讐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
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請勦文州夷

范成大

孝宗時敷文閣待制四川置制使范成大奏

臣伏見西蜀沿邊蠻夷自政和以前雖時有侵犯邊境當時朝廷鮮曾容貸旋即舉兵問罪固未必皆有大功然夷人終是畏憚不敢無時輕發比年以來如成都府路嘉黎雅三州等處屢有邊事時議以外備大敵姑務含忍又以方市戰馬不欲阻絕夷人徂習謂中國終不能報復來則有虜掠之利退則無追躡之憂甚者反得犒賞財物過於未叛之時是以泰然無所顧忌蜀之諸邊蓋未嘗得數歲無事邇者利州西路文州界內有蕃部侵犯寨堡殺掠人兵訪聞常年如此官司每是隱忍蔽覆終於和斷而已契勘今來作過蕃部據邊吏張皇關申其衆亦不過三四百人初無雄傑酋長爲之謀又無堅甲利兵爲之用國家屯戍大軍密邇其處蕞爾小蕃乃敢跳踉如此者政以習見近事故也若不惜暫勞小費併力討蕩期於不貸則豈獨文州蕃戎驚懼其他種落自此懲創知中國不可輕犯此西陲數十年安靜之長筭也臣已榜下文州止告諭非作過蕃部且許自通貿易以解散其締結又聞蕃寇之來稍不得利即依林菁以自固官軍深入易落姦便臣亦已行下乘風焚山巖

本系
卷之二十五
兵清野徐用鄉道搗其巢穴惟是議者或以爲文州
係買馬地分恐不即和斷或至隔阻臣再三詢究茶
馬司所買馬數文州不當十之一二又其品凡下非
宕昌比兼今來作過主首止是一族雖加攻討自不
妨餘族互市政使緣此而所買馬數少減於常年權
邊防利害之輕重亦恐自有先後緩急之序或又謂
朝廷方以備北虜爲急此等癩疥合且姑息臣竊謂
不然大敵未平尤當先除腹心之患諸葛亮豈一日
忘中原哉然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以定南中者蓋出
此也不然方今關外寧肅而蠻夷敢擾動如此使岐
雍有警則此等窺伺侵寇將何所不至臣暫此攝事
實有不敢以苟紆歲月爲心而妄爲西土畫息肩之
策若萬分有一偶合睿旨欲乞出自聖斷更賜行下
興州都統制吳挺廣設方畧討蕩施行其措置催督
之類臣雖庸愚不敢不任其責所有文州數百匹之
馬或不及歲額亦乞暫寬度外俟邊防安靜不患馬
額之不復臣區區狂率干犯天威伏地戰越

興此滌滌吳城蕭如女界情感於其掛置野登
 策巷萬分亦一謝合書自始之出自聖德更與行不
 實亦不妍以林錄其日為以而交為西土畫息為之
 垂育誓限此等難同外寂非何似不至引書自其詳事



